

27

黄河

新华书店
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第五期



黃河

目錄

創作 指導 一到新演藝之路..... 陳錫慶(七七)

小說 遊藝 砂砾..... 楚書(七三)

戲劇 張店之夜..... 冷波(七九)

報告 一個被俘的鐵道破壞隊員..... 蒲布(七二)

通訊 新黃河之東..... 葛佩琦(八〇)

特約 譯稿 拓爾斯泰的故居..... 宗倫譯(八三)

詩 北征之曲..... 雷震野(三三)

歌 巴山夜歌..... 孫鶴(三四)

我們在大山行上..... 陶爾門(三五)

生齋 文學 一百五十碼..... 王亞平(三七)

朴東雲訪問記..... 丁尼(三九)

憶王曲..... 翟宗沛(三九)

抗日獎 補 作家書簡..... 老向(四一)

白 農民抗戰歌..... 戴夫(七六)

本刊定價表

一冊	半年定	零售	訂法購
十二冊	六冊	一冊	冊數
國幣三元	國幣壹元六角	國幣三角	價目
		郵費在外	郵費

主編者 謝冰瑩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總經理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業務部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六月廿五日

本期每本定價三角

創作 指導

到新演藝之路

新演藝講座之一

諸位演劇工作同志：關於戲劇的知識是極廣泛的，在這講座的篇幅中勢不能備及其全部問題。因之我們要優先探討那些最重要最發軔的關鍵。訪聞已經出版了相當數量的演劇理論書籍，其中十之八九是陳述演劇之技術方面的，所以這裏我們儘可能將那些瑣碎的技術問題略去不談。再則，那些書也有對於演劇之本質，或方法的論，但由於翻譯往往失之晦澀，而實際也未盡恰當演劇工作上諸概結。茲將理論逐理論，似未能予實際工作者以多大影響。因之筆者在此要儘可能作平易的敘述，以解明那些錯雜的演劇問題，俾實踐者有所助益。

☆ ☆ ☆

那些是在演劇的理解上，最重要最基礎的關鍵呢？首先是怎樣才算好的戲底認識問題。沒有好的戲底認識，則工作就失去努力之隅的。讓我們先從現行的話劇演出的批判開始吧，因為不能看出目前話劇表演上的流行病態，就無從從近健全戲劇理想。不是這種病態傾向的反對者，就不能走上新演藝的創造之路。

演技上的自然主義

什麼是好的表演呢？流行的見解是「像真」。不僅一般觀眾對演劇這樣理解，許多演員對演技的理想也不免作如是觀，彷彿無條件的「像真」就是他們的藝術目標。例如演年齡較長的角色，就非演得個腰痠背痛，老態龍鍾不為功。演一個人將死去時，不是喉嚨裏噴出血來，便是有氣無力的抽噎，彷彿不這樣做，就不像「真」，就不算好表演似的。

黃河月刊 第五期

有什麼意義要叫觀眾去看老態，去看那些純生理的變化呢？假若這既不能強調劇的主題，又未盡表演出人物的本質。我們可相信劇裏除非極無欣賞能力，他們的本質並非要割割場裏去看「像真」，還在他們日常生活早已看膩的了，假若沒有編劇者對故事在維持興味，他們對這種無意義的「像真」表演一定是更厭煩的。

像真的表演等於「寫真前」里的照像，但真正的藝術表演則等於出諸畫家手筆的人像畫，觀者只能從照像上看到細節的逼真，但從畫家的筆下却看到了人物的明顯的特質與靈魂。細部的像真表演並非藝術，正如照像之不能稱為純正藝術一樣，因為它本身並沒有表現什麼，即就其扮演故事的任務來說，也是笨拙的。假若妄取文藝批評上的用語來說，則這就是演技上的自然主義。正如文藝上約自然主義已遭遺棄一樣，演技上的自然主義我們也應該加以清算才對。

演技上的市儈傾向

另一種病態傾向，但是流行的所謂「噱頭」表演。假若所謂「噱頭」是指對好於觀眾說的，原也無可非議。然而演員却常常喜歡為噱頭而噱頭，既無關劇旨，也非表現性格，只求取悅於觀眾。例如故意展示女性的媚態，即使是個壯烈的角色，外加打噓之類的滑稽，即使老嚴肅的場面中，這種無原則的噱頭表演，本是文明戲的特色之一。不幸目前的話劇演員，因為無力於表現角色，就往往藉「噱頭」一來掩飾。但一齣完整的戲，絕不向於時裝展覽，或雜耍組成的游藝會，一切外加的動人的有趣的噱頭！無非是無靈魂的表演，它不僅破壞藝術的統一，而且是意味着演劇藝術

一六九

的演藝。

「戲園」的表演，等於是「寫真」的影片上，染上紅黃綠色的顏料，其術劇目的狀可想而知。演員之博取鳴彩聲，正如經商取利，若急於營利，不顧貨色只顧裝飾，這是演藝上的市儈傾向，與一個真摯的藝術家的素質絕不相容，這種傾向勢必引誘演員走入歧途，阻礙達到健全的表演藝術之途。

新演藝的理想

無論是一像真一或是一虛頭」的演劇傾向，要之使我們的表演藝術停留在極幼稚的自發展或自為稱傲的階段，新的表演藝術家必須是這種幼弱藝術傾向的堅決否定者。

偉大的藝術藝術家史丹尼斯拉夫司基，曾經為健全的新演藝奠定了基石。他從實驗中創立的演員工作體制，也就是表演上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發源點。他的門徒普特符金曾就這題目寫了這樣的話：

「凡是機械地翻列外表的好現象，（並不是為了揭露形象或劇本發展統一動作）凡是「一般地」描寫現象之動人的趣味方面（這是虛頭主義的演員所常取的手段），都是純粹的自然主義。史丹尼斯拉夫司基在他的遺著「演員自我修養」裏，把這「一般地」等作藝術的主要敵人。

「自然主義者非常仔細地去描寫個別的細節，但是描寫的脚本是沒有生命的，個別細節的相互之間是沒有關係的，並且在整個方面，和作品也是沒有關係的。

「自然主義的距離不在於仔細復活真實現象（真實人物）的一面，不在於深入到最微末的小節裏去，而在於在總的方面把這現象（這人物）描寫得不確實的。我們知道，現實世界的任何現象（任何人物）都有內容（本質的，性格的動力），這內容把現象（人物）造成活動的，發展的，與周圍發生關係的東西。自然主義者描寫這內容（本質的，性格的動力）便描寫了。」

那末，新演藝應該怎樣創作的呢？

當然，凡表演都不必要從現實的對象人物出發，但健全的現實主義的演藝表演，「總要服從一知覺的遠景」，把最重要最特質的東西，放在前面，把比較少特質比較偶然的东西放得遠些。

健全的藝術家表演人物，「不只要寫出代表內在的實質（性格）的現象，並只要把各種現象之間的活動，有機的，不斷的關係（貫穿前後後發現）復活出來。」

演藝知識的貧困

現在沒有一個畫家，會熟練到以抄襲自然為滿足，也沒有一個藝術家，會愚笨到不知表現上的統一原由。然而為什麼在演劇的領域，還流行着「像真」的表演，不能脫出單性的自然稱傲的階段，還流行着頭頭是道，未能根據文明戲的展覽雜耍的傾向呢？

這絕不是演劇工作者低能，而是因為演劇這門藝術的表現手段極難把握，它的創作結構又極複雜的原故。

例如在對表現手段與作品的理解上，任何藝術家都必有比較劇家更細察的。畫家明白知道他的筆、顏料、畫布，以及作品，都無非是傳達他對現實「思想」表現手段，所有這些都存在於自身之外，是可見可觸的東西。但演員的工具材料是他自己這現實的人，是自身的筋骨、肉體與感情，他的作品「表演」這東西，也是和他自身不能分離，自己不能觀察的實在。像這樣的創作主體（作者）與客體（工具、材料、作品）的混同，就使演員無視他的表現手段與作品，停留在幼稚的自我展覽或自戀般的階段。

再如創作過程與過程上，沒有一種藝術像戲劇那樣複雜的。一般藝術的創作主體都是一人，他的工作只是從一己的藝術意念發生，母親題及與別人的步伐配合，與別人的表現協調，但戲劇藝術的創作主體是集團，每個份子若耽於將自己的工作結合於整個創作的課題，若不能和

複雜的創作機構密切聯繫而配合工作，則自能無聲無息發生功效的自心展覽或街頭賣弄的傾向。

可知突破現有的話劇藝術的幼稚狀態，還是必須從這藝術媒介的徹底試驗，才應有的創作機構與過程的徹底認識開始。只有配合着這劇論的演出實踐，才能突破現有的話劇水準，走上健全的新演藝之路。

因之，解明演劇藝術的特質，解明它的複雜的創作機構與過程，將為此後本講座的主要內容。

演劇藝術之特殊性

——新演藝講座之二——

演劇為藝術之一種，它之具有一般藝術的功與與時時性是不待說的。

演劇和一切藝術同樣，無非是表達對社會現實的認識的一種特殊形式，為感染這種認識的最強有力的手段，引伸之，則不僅是理解現實（認識抗擊現實）的武器，同時是創造現實（復興民族與建國）的武器。

演劇自其具有一切藝術所共有的基本特徵，即思想性（意識的表現力，組織思想與感情於一定方向的能力與形象性（現實描寫與思想表現之形象的形式。關於演劇的這些特徵的探討，不妨參閱本刊三期拙作《演劇，形象，思想》。）

現在我們所問題是，演劇之所以為特殊的藝術形態，為所謂綜合藝術而和其他藝術有所區別，那原由是在什麼地方呢？顯然，不在於上述的一切藝術形態所共有的功能或特性之中，而在於演藝術自其具有獨特的表現手段與性質。

記得有許多戲劇畫給戲劇下定義，不外乎說戲劇是將劇本由演員在舞台上演給觀眾看的，我以為這樣的定義僅僅浮表地記述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戲劇觀念，對於戲劇之特質是什麼也沒有說明的。

凡下定義，往往失之詞不達意，顧唐唐的定義則往往等於廢話，尤其

是戲劇這樣複雜的藝術，更非表面幾個特殊現象，足以說明他的全數重要的特質。因之在此，我們採用名演劇評論家諾維茨基的解說，要指出演劇藝術之特殊性，包含在如下諸特徵的綜合中，所有這些特徵形成獨特的統一體，這才完全將演劇與其他藝術區別出來。

第一特徵：也就是最根本的特徵是：演劇以活的動作的人為主要表現手段。正如畫家之使用顏料，音樂家之使用音符，文藝作家之使用語言一樣，戲劇藝術家是使用活的動作的人為材料的，這材料常是表演藝術家自身的整個存在，他為使觀眾理解而解明着自己底。心通之意義的本質與物理的本質。

第二特徵：演劇集其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特性，並在活的動作、動向上反映現實的藝術。透過反映現實的藝術形態中，有單是在時間上反映的（如詩歌與音樂），以及在空間上反映的（例如繪畫建築），但戲劇因為使用活的動作的人為材料，它能使反映現實的活的人的動作，因之可說它同時反映「時」與「空」的藝術。因為活的動作，動向，是在一定的場所發展，由若干相互在時間上連貫着的事件構成，有着時間與空間，長度的。還然有一「時」與「空」藝術的特性之點，使戲劇獲得了表現與感染上的單純性。

第三特徵：作者（演員）直接出現於欣賞者（觀眾）之前，用活的人的感性性來行動他們。演員與觀眾之間是有着活的直接的呼應的。觀眾不直接受藝術家製作的藝術作品，同時接受那藝術家主體與客體於一身而顯現的藝術家本人。畫家，雕刻家，作曲家，以及詩人，他們并不直接出現於觀眾，或聽眾之前，而是隱身於自己的作品之後的。但演員必須活於現實，他死了即作品也就死去，劇場也就消滅了。演員直接出現於觀眾之前，這個對觀眾的作用的直接性，便是使演劇成爲一切藝術中最富表現力，最有效果，最強有力的直接性。這固是藝術與接受者之間的活的直接的呼應。就把戲劇從其他藝術區別出來，連電影也非例外。

電影出現後，常有人想它要將取演劇而代之，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謬

淺的照像上的長條，電影演新的表演手段雖儘可使劇表演更爲豐富，但絕不能完全代替演劇，即使是在技術上最完備的聲片或彩色片。爲什麼呢？因爲電影雖極止於是銀幕上活的人的投射，不能提供於舞台上活的登場人物。作用於觀客那樣的感染力。電影在表現上較之演劇是更富伸縮性的，在技術上更爲進步的，但決不是更有血肉的，從而也決不是更生動的。演劇家把電影表現上的伸縮性，適在性，多端性，完全以自己的表演手段來代之，把那些性質換置爲演劇的形式，以活的作用的直接性來使之成爲強有力的東西。

第四特徵：戲劇表演難於作同樣的返覆，因之戲劇是今日使用今日製作的藝術。我們可在美術館裏看到過去的大畫家的傑構，從發坊開到古時偉大作者的著作，但演劇藝術則既不留紀念碑於後世，其作品也是無從積聚起來的。即使是最完成的紀錄聲音動作的機器，也不能傳達活的演員，活的戲班之與當時活的觀衆間的獨特性質。

每回戲的演出的內容與性質，是爲當時演技與觀衆的性質所決定的。戲一告終，觀衆一散，次回的戲決不會成爲以前演出的正確的同樣的返覆，儘可復演千回，然而千回之中沒有同一樣的戲。每一回的戲，隨着不同的演員狀態，觀衆成份，或創作過程新的內容而互不相同。活的動作是唯一的，難於返覆的東西。動作與對觀衆的作用的唯一性，非返覆性，使戲劇成爲任何藝術中最富間性的，因之要求演員，每回要能重新喚起創作靈感來充實表演。

第五特徵：演劇是所謂綜合的藝術，它大胆地攝着一切其他藝術的表現手段，它利用着建築的明確性，雕刻的造形力，繪畫的色彩與裝飾，音樂與舞蹈的韵律，文學之語詞的，思想的表現性，電影之多端性與流動性，甚至電聲（radio）之創造的啓發性等。然而演劇決不選這些藝術的堆積，演劇之綜合性是不可機械地理解的。一切其他藝術的要素一旦參與演劇的課題的解決，就根本改變自己的機能而獲得別的性质了。活的登場人物的存在，賦與其他藝術要素以演劇性質。活的動作，作

爲創作材料的活的登場人物。活的直接的作用之存在，便是演劇所獨有的特殊。這些特性是基本的，指導的，決定的東西。像戲劇那樣複雜多端的一體，雖也含有其他許多藝術表現手段，但其中有着決定的重要性者，乃是活的動作的藝術。然而演劇之表現力與強烈的感染力，要之是由它這綜合性而豐富的。

第六特徵：演劇不只是綜合的藝術，也是集團的藝術。演劇藝術之所以複雜，不單是因爲利用其他藝術表現手段來創作，也因爲演劇之創作主體不是各個藝術家，而是一個藝術家。一個演員，不是只演自己的角色，而是演作爲整體的劇。作爲藝術家一體的創作意圖，首先決定着各個演員所演的形象。因之我們能對演劇的關係上說到演員的時候，不是指孤立地與觀客對立的各個藝術家說的，乃是指共同解決戲劇的單一的課題的演員集團。演決不是抹殺或減少各個演員的創造性與獨立性的意思，演員的創造性與獨立性必須表現在形象處理的程度上——戲劇之一般課題的解決應限於內。與之，反映於劇中的現實的解釋，劇之創作旨趣，思想方面，是由劇底創作集團整體所實現的。

總括地說，如果戲劇是活的動向上的現實之創造的反映，則在這複雜的藝術上演着基本的任務者，顯然是演員的藝術。（未完）

註：此稿參照諸雜誌其著「現代演劇體系」一書之日譯本。

短簡之一

諸位惠稿的朋友：近來因爲本部收到的詩歌小說稿太多，因篇幅關係，不能一一登載，實在太對不起諸君了。爲了愛護作者的心血起見，很想將他介紹給別的雜誌或報紙發表，如何同意，請在稿末聲明，一經刊出，即由該報或該雜誌通知作者，但請保留底稿，或附寄原稿郵票，以免萬一遺失時有所補救。在本刊發表過的文章，除奉上海外，還請送該期雜誌一份，作者如有未收到的，請直接函詢本報收發處。

小說

硃砂痣

楚雲

爲了神經受了非常的刺激，便整夜失眠，爲了失眠，便感到非常煩悶；爲了煩悶，便像上海的一包打聽一似地，在馬路上走來走去，走倦了，便去公園籬旁閉着眼靜坐著，學那老僧入定；定雖沒有入成，但心頭的煩悶，漸漸給那綠葉，新鮮的竹葉澆得清涼，涼涼的微風洗刷完盡了。

「還不去歇歇！我的理智提醒我。」

「今天上午沒有氣。」我的感情爲我辯護。

「也得回去改卷子呀！」我的理智爭持。

「夜裏改不好麼？橫豎睡不著的。」我的感情反駁。

我對自己的感情是一個聽話的便毫不動彈地閉着眼睛坐著。自在地聽那簾簾的，潺潺的，嘖嘖的，或啾啾的，呱呱呱呱的竹韻，簾聲、蟬吟、鳥唱、蛙鼓的交響樂。

在這交響樂裏，忽然增加了一種與原來全不調和的幽咽聲，好像半夜寒聲的鬼索對着冷月凄風洩憤的一般。素惠心悸的我，不禁毛骨悚然，儘可體地睜大了兩個無血的眼珠，上下左右地觀察着。可是這除了聽覺後照例沒有遊人的公園裏，我仍找不出任何一個人物的影兒，只見那參差翠蔚的花木，按着那樂曲的節奏，用着各個特

有的姿勢，在由雲霧籠罩下的淡黃的陽光裏踮舞

。我依然閉着我的眼睛，儘可能地加強我的聽覺

。那幽咽聲漸漸細下去，有如一股清泉，從竹

叢裏穿了出去。一內視的眼光化了一尾金魚，溯

着那股清泉泳去，泳去，泳到了清泉的源頭。這

源頭是五個洞穴，一個是一顆朱唇皓齒的嘴，其

他四個是一整明如秋水的眼睛和一對神祕得不可

思議的鼻孔，這所兒，眼兒，鼻兒的主人，是林黛

玉，這孩子又在大觀園假山上面泣紅了……

「亡國奴！」我的理智罵我。「在這全面

抗戰期間，猶子真還是不乾不淨，浪浪漫漫！

「這又得了什麼呢！」我的感情袒護我。

「其心可誅！」

「可是，他的心是爲了什麼亂的？」

「越亂越難！」我的理智說來越發厲。

「願願派些派派好！」

這次我接受了理智的意見，什麼也不想了，

依然自在她聽那大自然的交響樂。交響樂裏的幽

咽聲，微細碎成了一根游絲，這游絲由竹叢裏曲

曲折折地穿了出去，一端在我那較聰的左耳裏，

另一端在竹叢那幾那朱唇皓齒的嘴兒裏……

我無意識地張開了眼睛，又無意識地捉摸了身軀

，打竹叢縫裏應了過去，不禁嚇得胆心驚！

在竹叢那幾石鼓上的不是林黛玉麼？不對！最

難是標準的病態的「黛玉式」，但是披著髮，

穿著淡袖紗袍，登著高跟皮鞋……裝束時

聽得很，與梅蘭芳演黛玉葬花時的裝束，完全

同。可是在她自己，以爲儼然是一個林黛玉的，

我相信。

「在這全面抗戰期間學林黛玉，該死！」我幾乎叫了出來。

她的幽咽聲停止了，只是兩行眼淚，還是附

着標準的病態的兩頰繼續地流著。

「在這大流血的時代學林黛玉，」我又在心

罵，「可恥！可惡！可鄙！可厭！可憐！」

她站起來了。身材不長不短，不粗不細，也

是一黛玉式一的，可惜臂部的曲線太顯露了，有

失大家風韻。她提起白皮的高跟鞋了……

「沒趣得我，」我在心裏譏笑她。「綠兒沒

有買賣玉來找我，空費了一場假假淚！」

「她又站住了。」

「最好早些個人滾了回去！買賣玉今天被抽

中了簽，到東戰場打仗去了呢！」

她叫翠花調了。我的天！這真要我命調了

過細細，她並不是在唱翠花詞，好像是吟宋

至的招魂牌。再通細聽，聽明白了幾句：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某人千切惟魂是索些；」反反覆覆地吟着這幾句。聲音異常悲憤，尾音又異常激烈，不像是模仿林黛玉的。

「是模仿林黛玉也好，不是模仿黛玉也好！」我不待理智的責備終了，連忙回過身來，閉着眼睛，計劃着着要教的工作。

「改完了改刊的稿子，再改三十一班的作文，再……下午二十九班作文。題目呢？『致前方將士書』。這是學校規定這次作文的題目。……還得寫五個回信：介仁、炳光、青家、業先、本豪每人一封。……還有國光由前方來的信還沒有回呢！我為什麼儘是捱着不問他？對！對！提筆又是半紙，提筆又是半紙，而自已又暗呢不向任何人發牢騷的。其實他應該早若我到前方去才對。我爲了什麼到廣西來的，試問他！……不要聽人介紹！只等腸病好一點，自己跑到前方去，趁着我的工作等着在的。……敬教還不能相信！她娘兒多管一問病死了！死罷，誰都等待着，除了漢奸。……觀車利尼馬俄記一文，要不要他們背誦呢？……」

「口先生！」

我被這叫聲嚇得跳了起來。一看，那學林黛玉的女人站在我身邊。我變了色吧！

「口先生，」她說，「你爲什麼在這裏？你不是說到廣西來是爲了參加抗戰軍隊工作的那麼？」

「我認錯人了！」我這話還沒出口，就給自已打消了。因爲她既然知道我到廣西來的目的，一定是認識我的，雖然我不認識她。

我還沒有想回回答她的話，那流利的普通話，便滔滔地由她上唇輕靈，門牙鋒露——並不是「黛玉式」的——的明裏裏掏出來了。她的聲調怪滑脆！一年多來聽厭了重濁的口音，模糊的話語的我，好像久客回鄉，飽管家護似的。可是我只有聽着她們的聲調，却沒有留意她所說的內容。得留意才是！

「……重戰場……在轟轟的大砲聲中作工作，在血肉橫飛的火線上捨傷兵……她受了傷，我也病倒了……她傷口還沒合，又上前線了……她死得好悲慘……」

我還是聽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因爲我在注意她面部——她雖是一張標準的瓜子式的美人臉兒，却沒有一點兒死氣——靈活、個強、嚴肅的表情。

「偷聽一個女人背誦對象的私情自由，是不道德的事！」我的理智警告我。我於是客氣地請求她停止她的「一面之詞」：她便把自己的話匣子關閉了。可是我客氣的請求，練成一個怎樣

的妙句，由我嘴裏發出，却連我自己耳朵都沒有聽清楚。

「口先生，」她又把自己的話匣子打開了，「謝謝你安慰我！可是她的確確是死在東戰場，並且死得很慘，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

「女士，」我不能不斷她的話了，「請原諒我，」說約死在東戰場的勇士，我還不知道是誰呢。」

「就是我的姐姐呀！」停了一停，光亮四射的一對大黑珠滾了一滾，又說，「我們同伴去的幾位，只她一個人犧牲了。因爲她最受到血肉橫飛的火線上去捨傷兵。」

「令姐的芳名叫——」

「曼西——？」

「曼西——？」

「曼西——？」

「曼西——？」

「曼西——？」

「曼西——？」

助時，她已跟那男人溜出，窩藏開，上了那碎石路。我還是跟着勇氣追了去。我出了圍門，她們已經到了橋邊。一件件一點走！不能這樣叫。「前面那位女士……」也不對。「我原來的妹妹……」也不大妥。「我碰到的妹妹……」也不妥。我的呼喚句還沒想好，她們已經過完了。我聽到了橋邊，恰遇軍隊過橋來了，警察禁止入內過橋。「見鬼！」我發着這特殊的口令，叫自己轉脚兒立定。軍隊過完，我一路不規則的跑着跑過去。站在十字路口望了一望，那路火線於太陽顯得懶洋洋的三條馬路上，却連一個行人都沒有！

「回去罷！」

我這從了我理智的命令，隨即向右轉走，一區區智去年八月間由梧州上船到南寧的一般歷史

我在結豐電報的發機裏鋪好了鋪蓋，便坐着寫東西。憲兵來檢查，我向一口裏頓的蘇籍一指，依舊寫東西。他們走了，我把衣物整理了一下，蓋好蓋子，再寫東西。

「打瞌！一不剛不柔的整齊命令我。」

「你們不是查過了麼？」我煩也不煩，就不

「打瞌！打瞌！」聲音剛而不柔了。

一看，不是憲兵，是一位穿灰布制服，佩紅邊符號的先生。我把箱蓋一揭，讓他檢查，自己還寫東西，寫了整頁十行紙，他遍在那裏亂翻，一看，衣服一件件給展開了，一些稿子更弄得

個稀爛，佩我這被底下頭來寫東西。我不但不恨他，而且佩服他的耐性。

「請暫時停止工作，可不可以？」他的聲氣柔而不剛，像處論而不做。

「可憐！我也低聲下氣。」

於是他的姓名、籍貫、年齡、職業、學歷、經歷以及一切我為大可不必要的事，甚至

有些事，是員外封着挑拳女娘時間問的。但我害怕他，只佩服他的耐性。後來向我要護照。我說沒有，只有十個「當委」，他於是又問我的姓名籍貫、年齡……

「你回意不要怪我多問……」

「儘可多問！」我連忙說。

「你的「當委」，請給我看看！」我給他看了，他認為不是假的，我便說：

「你早該看這個的。」

「公事是不像私事一樣簡單的？」他的聲氣剛多柔了些。

「公事確實複雜的。」我仍是低聲下氣地向他實話意見。不過辦理這種公事的人員，應該學點偵探術。像他這老實實的方法，除了官兵

兩方面空費時光，空討煩惱，是探不出什麼的。假如我真的是個好細，您便把我一點辦法沒有，因為您的方法的確太老實了！」

他說了句我不會的話，便把我的稿子默讀了起來。

「您早該看這個東西的。」

「您早該看這個東西的。」

他於理會我的話，只是頓頭咕哝着。他不理會我的公事，仍仍寫東西。寫了一頁半，他還隱在那裏感嘆着。我佩服了他的耐性後，又向他實話意見：

「辦理這種公事的人員，應該多念幾年書。假如多念了幾年書，像標榜的文字，隨便抓幾篇，看幾句，就會知道寫這些文字的，並不是您這要拿辦的人物。」

他又說了一句我不懂的話，便丟下稿子，站了起來。可是他並不要，打着如銀鈔的聲氣問我：

「你到底是那裏人？」

「湖南。」我的聲氣却頗如益棉。

「那一縣？」

「新化。」

「你說這句新化七話我聽！」

「對，對。」他往外走。

我充分的佩服他的耐性！但我的小孩皮氣驟然來了，不覺打起老臉來。

「笑什麼？」他回來了。

「我笑做賊的土匪，太沒有道理！除了做賊人，是誰也聽不懂的。」我規規矩矩地說。

「我也不懂麼？」

「您不懂。」

「您以為嗎？」

「因為我聽不懂，您不生氣，還說『對，對』」

他臉紅了，太小的「公」臉也紅了，太高的「對」臉也紅了，嘴脣顫動了好幾秒鐘，才發出一個似憤似悔的聲響來：

「你罵我？」

「我罵你！」我，發了小孩子氣的，也不客氣了，把「怨」說作了「你」。

「怎麼罵的？」

我罵的話只一句好用廣西話翻譯，就是「一丟條那媽」。我無故「丟」你的「那媽」，你應該拿出公事公辦的題目來責備我，甚至處罰我才是，而你却說「對」，「難道我「丟」得對麼？假如真的說錯了的話。」

他一點也不難罵我，說了幾句我不懂的話——也許是用他貴族的土話在「丟」我的「那媽」——便走了。我更佩服他的耐性與度量。可是他在上樓的當兒罵了一句「漢奸」——這也許是對個「打抱不平」的同胞代他罵的，因為難聽他的聲音，但是他給我說語的「長」，「奸」字是作「一」巧的，而這個「作」字，「一」便幾乎把我送到了「一」死城——

「漢奸！」二位披著鏡衫，穿著報章褲的青年，聽着那先生的罵叫着，現出在餐樓門口。

他是一位中學生；因為他胸前十分醒眼地露出「秩中」兩個大紅字——刺在綠紗背心上的。他火氣很旺的；因為他一臉的酒精。他腦筋麻木，不愛讀書，只愛出風頭的；因為他的動作，態

度和表情，向着兼訓育工作的我，顯示的處處適合這類學生的標準。給訓育工作做出了弱質的我，把他看作了這類不成材的新學，想先給他幾個嘴巴，再嚴厲地教訓他一頓，使他在最短期間改過遷善。

「你來！」我叫着站了起來。他便眼睛一鼓，面孔一板，拳頭一揮，向我走來。

「來！」我大罵。他卻應着我的喝聲連忙閃避了幾步。

「攔來！」我又大罵。這個應着我的喝聲而起的，是外面統船裏的一片聲聲——旅客們「丟那媽」，「漢奸」和我不懂的詞句的怒吼。

「漢奸！那學生應着他自己的叫聲進了一步，同時門口現出了的各色各式的面孔。我連忙拿

起鋪蓋的一個茶碗。

「前勳！」勳就沒有了的！「由我斜對面

發出這樣的警戒，聲音尖銳，如吹口琴。

「漢奸！」學生又進了一步，門口各色各式

的面孔給各色身軀敲着，也進來許多了。

「快撤來！」我催促他，那學生，可是他也不敢進了，只是敲着兩個遲遲鈍鈍的腰，固執

得滑稽地望着我。

拆鈴開始了。聽外面旅客和跟房先生發生了

交涉；各色各式的面孔也都給各色各式的身軀敲着出去加入交涉團了，只有那學生不動，倒也扭轉了身去。

我不懂他們的話——除了「丟那媽」和「漢

奸」——但我直覺地知道了他們交涉的是：要等惡兵乘機乘機逼漢奸去才准開船。我倒放了心。因為我不是漢奸，而且惡法辦人，對於這用自已的主張「丟」別人的「那媽」的罪，也是有

限的。可是船修完開了！外面的一片聲聲又起了！那學生回過身來了！各色各式的面孔又給各色各式的身軀敲進來了！我會給混拳亂脚踢到枉

死去了，幾天後，「某輪上旅客毆斃漢奸」的新聞會傳遍全國！我失掉了知覺！我的靈魂出殼了，

我出殼的靈魂，看見無量數各色各式的面孔和身軀，向我們的敵人湧去，碰去，把他們撞個粉碎！於是我，我出殼的靈魂，便頌頌起這各色各式的面孔和身軀來：

「面孔各色各式，

都是無價寶！

「身軀各色各式，

都是純鋼造！

「國命在斯！

國魂不老！

誰說中國亡！

誰說江山不保！

忽見敬敬出現在我面前！她向那各色各式的面孔揮拳，跺脚，嗚嗚，說，笑，……

「敬敬！」我叫。她不理我，只顧揮拳，跺脚，嗚嗚……：而那各色各式的面孔和身軀，驚恐若寒蟬，呆若木雞了！

「敬敬！我的命！——我又叫。

「我不聽你教你的命上」她走近我來，「還得你自己救自己。」

由她上頰上的紫紅痣的暗示，我發現了自己已開錯覺：這並不是敬敬，只是身段，兩頰頰似敬敬另外一個女人。

「我已自救！」我順水推舟地說，「我一個入，怎麼打得過他們呢？」

「不是打的問題！」她似嗔似笑地瞪着我。她的眼眉又大又亮又靈活，有如雪後的太陽，一級地可愛，把全身粉汗浸透了的我，溫暖了轉來。

「你真的是口口口先生嗎？」他打着法官的口吻問我。

「口口口不是個名人，值不得假冒！」我有點氣。

「這就是你的名字麼？」她指着我稿紙上印着的名字問我，聲氣放柔和了。

「是的！」我還是有氣。

「問她這個，姐姐！」另一位女人拿了一卷油印山對面鋪上走來。

「這是先生的著作麼？」她，給我解圍的類似敬敬的女人，接了她妹妹的油印券打開，指着一個文題給我。我一看，這是我沒有發表的一個五幕劇的題目。再看人物表，見錯了兩個字，她翻了一頁，我又看見了兩個錯字，便下意識地叫了起來：

「一字錯得個一場糊塗！」

黃河月刊 第五期

「這是不是先生的著作？」她又問。

「我倒要問你，」我莫明其妙地說，「這劇本那裏來的？這是我沒有發表的未定稿呢。」

「誰說沒有發表的？」她冷笑着說，「在一「新婦女——」上」上作兩期發完的呢。」

「一定又是我幾位玩皮的愚無稽的勾當哩！」我自語着，又向她說：

「劇本上面的字，錯得個一場糊塗！這怎麼表演得出來呢？」

「哈哈！」她大笑，「真的是口口口先生！」

「我說是的呢！」她的妹妹打着勝利口氣說。

「有意思！」

「我們請他重新導演！」

「先請他改正錯字！」

「……」

好幾位女人說着走了進來。那男學生和各色各式的面孔一齊不見了。

我忽然感覺石手手裏針刺似刺痛。一看，只見一手心的血！原來是給自已割破的茶碗片刺傷的。

「唉呀呀！」給我解圍類似敬敬的那女人叫着，毫不躊躇地拿了自己的手帕給我揩血。

「我有藥！」她的妹妹拿了一盒不知名的藥膏給我塗了許多。

「謝謝你們！」我誠懇地向她們致謝。

「謝謝自己好了！類似敬敬的女人笑着說。

「你們給我醫傷，怎麼謝我自己？」

「我錯了！」我以為爲感謝我們剛才解了恩的命，救了恩的命。她又補足說，「當時救我命的時候，我就說要恩自己救自己的。」

「我叫「敬敬！我命！」並不是叫「救救我命」。我嚴重地更正。

「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敬敬是賤內的名字。我昏亂中錯認爲是她。」她聽我說着，臉一紅，低着頭走開了。

「妙得很！哈，哈，……」她妹妹鼓掌大笑。她們的同伴們也一齊鼓掌大笑。

「口先生不老實！」她，類似敬敬的女人，我的恩人，坐在我對面的鋪上，半眼半笑地罵備我。

「我剛才的確確是發生了錯覺！」我正實厲色地表白。

「我不信會錯覺到這種程度！」她，我的恩人，也正言厲色。

「你要知道人家頭腦昏亂了呀！」她妹妹替我

而且她像怨，「我又表白，」她身材，相貌都像怨，只是臉上少了一顆痣砂痣。」

「珠砂痣！哈，哈，……」她妹妹鼓掌大笑。她們的同伴們也一齊鼓掌大笑，把那電輪發出的「隆隆」聲都給蓋住了。於是大家叫珠砂痣。

我在發動科十分厲害的電輪上，幾眼睜地逼動着創傷的手給她們改正了劇本上的錯字，便詳細地指教她們各幕的繁雜的動作。

她們一共幾位，我沒留意，各個姓甚名何，我也沒有請教。甚至除了硃砂痣，連他們的身貌我都沒有清楚。只由她們自己有意無意的介紹，知道她們都是桂林人，在廣州念書，現在失南寧學習看護，三個月後執向前方去工作。我佩服她們。但我大不相信她們豈能實現自己的志願；因為她們一切表現都是廣州的小姐派頭，一點也不像廣西穿灰制服的女學生和女公務員。我譏諷她們說：我來廣西，是為的參加出發前方的部隊工作。假如去得比她們早，定在戰線上等齊歡迎

一夥有影硃砂痣的女戰士。……
一面溫習着這歷史，一面夢遊病者似地走着，我，忽見那女人，硃砂痣，顯現在我面前！她那顆硃砂痣，紅光閃爍，……

「儘是胡思亂想！」我的理智埋怨我。「想得好嗎？想活出鬼來了！」

我頓時打斷了自己的思想。但我內視的眼睛，還是看見了壯烈地犧牲在東戰場的那女人，我的恩人，左額上那顆硃砂痣，漸漸升高，漸漸放大，傾江倒海般地噴出那騰的鮮血，把人世間罪惡製造的扶桑三島淹滅了！

你又查這什麼？「我的理智又在老氣橫秋地質問我。」

「我並沒有想，」我玩皮地回答，「只是用我內視的眼睛查看着。」

「看血？」
「那裏的血？」
「那顆硃砂痣裏噴出的。」

「看別人的血？」我的理智冷笑地說。「我以為你是在看你，登在後方愛國的你，自己身上

的血呢！」
我受了我理智的這當頭棒喝，真的什麼也不敢想了，一口氣跑回學校，很敏捷地收束行裝，決定到前線去！

農民抗戰歌謠 (續)

獄夫

(五) 千里姻緣一線牽

千里姻緣一線牽，四川姑娘嫁河南，結親原來不嫌遠，只要得個好孀男。好女不嫁文盲漢，好男要娶女中醫，好男當兵上前線，好女在家種田。

(六) 搖大船

搖大船，來不停，哥哥殺敵夫當兵，媽媽房內淚汀汀，媽呀，媽！莫傷心，不殺敵人沒居住

，不殺敵人沒田耕。媽呀！媽！莫傷心，好幾才打釘，好兒要當兵。

(七) 苦苦菜

苦苦菜，菜苦苦，鬼子佔了太原府，不怨爸，不怨娘，單怨漢奸沒心腸，漢奸的肉，鍋裏燻，漢奸的油，水裏漂，漢奸的眼，毛鴉刁，漢奸的腸子，我東脛。

(八) 小花籃

小花籃，絨線邊，為救國來募捐，你財東，我窮漢，救國心思都一般，我出力，你出錢，把鬼子齊打完，才有太平年。

(九) 茶又香酒又香

茶又香，酒又香，咱送壯丁上戰場，你笑惱，你羞愧，咱方好養後方，你的忙老想幫，還吃慰勞餅乾和香糖，又穿後方捐助好衣裳，保國保家保爹娘，打仗英勇又有獎，壯丁！壯丁！上戰場，不要逃跡細思量。(完)

代郵

1. 劍四、岳軍，沙河三先生：四期稿費收據請即簽字蓋章，寄交本社會計處，以清手續為感。
2. 投稿諸君：來稿請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
3. 外埠稿件如欲退還者，請付五分郵票，如需掛號，請付一角三，通重無加，否則，稿收不歸，本部恕不負責。
黃河編輯部

完

劇戲
張店之夜 (獨幕劇)

人：

李掌櫃

老頭

桂姐

費得功

小二

喜子 (李家櫃之子)

黃三

張老六

費大嫂 (費得功之妻)

崗田

中村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地：晉甯張店鎮

時：一九三八，十二月，某日

景：鎮上的一家小酒館；室內牆壁上掛了一幅關公像，襯着一副破舊不堪的字畫，地上擺了幾張殘缺的桌子，但桌椅都擺在棹子上，看情形似乎是已經歇業了，櫃台上的酒罈也落上了很厚的灰塵，祇有那方木盤裏所餘剩的紙盤，麻糖和花生在勉强的支持着這小小的

黃河月刊 第五期

門面。

幕啓時：室內那盞小油燈在半明半滅的燃着，李掌櫃無聊的坐在一張板檯上，嘴裏嚼着旱烟袋，不時在嘆着氣。

李 (吸了口烟長嘆) 唉！

(一個賣唱的頭，手裏拿着胡琴後面跟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拿着一對銅星，由通街道的門躊躇的走進。)

老 (像在搜索什麼東西似的四外望了一下) 嘆！掌櫃的，你們這兒也停火了麼？

李 哼，裏面來坐坐罷！老頭。

老 我說怎麼今天門口冷冰冰的連個燈也沒有呢，往日裏熱鬧鬧的生意那麼好，真是叫人看着有點眼熱，怎麼今天就捨得關門來了？

李 還穩熱鬧法，我可真有點受不了，我這個館子也不是財爺爺開的，整天的上些個白嘴吃客，吃了飯不給錢，拍拍打屁股就走還不算，虧末了還得嘔一肚子氣，你說我還開個什麼勁兒！

老 唉！年頭不對也証好忍着點兒，把這幾天兵荒馬亂的時候一過，也許會好一點。

李 忍？誰不打算忍哪，在最初我也幾番想來着，誰好好的開張買賣願意關門哪？可是越來越壞，那又有什麼法子呢！

老 再沒有法子，我看你也該把這個難關渡過去，這麼多年來，創出個招牌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李 得得得，你別往下再說了，招牌越老越壞事，比方在開人家他頂多要個炒雞子兒，可到你這兒一來，他就一定要吃醋溜魚，你若一說沒有啊，你讓他怎麼着？說開碗就說：「你幹什麼吃的！你爲什麼不預

冷波。

備？媽的，大爺有的是錢，你還怕吃了不給是怎麼的？」大爺話一講，你若不說便罷，要是跟他辯駁你猜怎麼着？

老 怎麼着？

李（撇着嗓子）連盤子帶碗給你把棒子在埋下一排。藉着因由就把事情擴大起來，臨末了把巴掌往棒子上一拍：「走！跟我到司令部去！」

老 到司令部去幹什麼？

李 那客氣一點的景讓你去拿錢。

老 那不容氣的呢？

李 讓你去吃官司呀！

老 還有什麼官司好吃呢？難道說開館子沒有預備酒溜魚就算犯法嗎？

李 你就可以說呢，口口聲聲的說你不是鴉風市面，就是私通中央軍，再不然就說你是游擊隊，不是正當良民，你看！

老 這他隨他那麼一說也怪不行啊！也得給人家找出證據來呀！

李 我說老先生，咱還敢讓人家找證據？乖乖的認個倒黴，把摔碎了的盤子碗收拾出去算啦！

桂（忍不住的）這些事情，從前在我們家就看見過，現在東北說不定變成什麼樣了呢！

老（外門通的一響）

（怕事的）桂姐。

（覺得功虧一簣走了進來）

費（緊着鼻子擄着眉）怎麼？你們這裏也停了火啦？

李（請臉陪笑的）是的，費大爺，請坐，請坐罷。

費 我說你們這不開館子的人哪，簡直的是混帳透了，今天開門，明天落幌子，你以為人家沒有了你們，就不用活了，可是你們這樣鬧來鬧去，又有個什麼好處呢！

李（看他來變臉酒便他和緩一點，急忙倒了一杯茶送了過去）費大爺，你喝茶。

費（推開）拿一邊兒去！跟你五分鐘即刻給我把門開開，點起燈來，掛上幌子，不然的話……

李 我說費大爺，開館子可比不得別的買賣，柴米油鹽醬醋茶，一樣沒有也不敢開這個門面，再說青菜跟肉還都沒有，那怎麼辦成呢？

費 廢話少說，別人家我不知道，你這兒我倒敢托底：是菜有菜園子，羊有羊圈，雞有雞窩，豬有豬窩，你把那些東西擺在那兒，放着生意不做，你打算怎麼樣？

李（和氣的）別說我家裏沒有這些東西，就是有，可是我這個買賣做不起了，還不許我關門？

費（大拇指向自己的鼻子上一點）你告訴過這些人們了沒有？

李（奇怪的）哎！難道說我們關門歇業，還非得一個個的告訴一聲不行？

費 這句話可就給你說對了，那麼我問你：你這歇業不幹，還是縣政府裏登了記？還是司令部備過案，還是大地長官題了過，還是村公所許了可？

李 沒有，都沒有。

費 那你就錯了。

李 爲什麼？難道說我們做買賣的賠不起了，關門還不行麼？

費 還有像你說的那麼便宜？開門有開門捐，閉門有閉門稅，你這歇業不報，可要罪有應得呀！

李 我們這一個小本營生，歇業不報，還罪有應得？

費 那當然，第一款是逃避國稅，第二款是擾亂市面。就這兩個條款望你頭上加，我看你這條狗命還想要不要。

李 啊？

費 不用「啊」。趕緊照我的話去做，要不然我可就跟你不能氣了！

李 可是……

費 不用「可是」，該幹什麼你就去幹什麼去，殺猪宰羊披發生火，你一

極細的趕緊給我預備妥當，別喘着一會兒來了人麻煩。

李 不過發了豬還得退還毛氈？披了菜還得洗洗土罷？現在人也不在家，多少也得寬容一個時候不是？

費 你就不用拿這話來擺說，說我外行，豬不退毛氈下塊肉來也可以清蒸紅燻，披氈菜洗一洗配上牠，炒上兩盤那更便當。

李 可是我的人不在呢，你讓我一個人？

費 人不在你去找啊！

李 唉！

費 快快快！

李 我這……

費 快打發人去我去！媽的，跟你好說你也不聽。

李 好好好，咱就去找。（向內室）喜子喜子。

喜 （喜子上）

費 做什麼？

李 你到街上去找我小二，讓他快點回來，你就說我老爺叫咱們馬上就得開張。

喜 （帶理不理的）唔。

費 （說完倒又奔向內室去了）

喜 （殿國的喉聲）喂，叫你到街上找人去，你到哪儿去？

喜 唔，到底是個少老闆，派頭倒不小。

費 （沒有好氣的）我說費得功，你少說這些風涼話，上一次我們上街洗拿燈籠，給你們人抓住了，一罰就是五塊，難道你這一次還讓我們挨

罰嗎？

費 對對對，你快去罷，（對李）喂，掌櫃的，趕緊去宰豬，多預備一些好吃的東西。

李 用不濟宰了，昨天還割了點肉，今天晚上把他將就燻去就算了。

費 看你要是說不過去的話，今天晚上可又要麻煩。

喜 （喜子上，手裏提個燈籠，正走向街過去的門。小二神氣筒由外入，）

二 怎麼，你要出去麼？

費 嚨，攪回好了，回來了。

二 （諧諷的）費老爺來一會兒了。

費 快上燈掛幌子罷！

二 （對喜）你怎麼也不去了！

喜 我就是去找你去嘛。

二 找我幹什麼？

喜 （怨聲怨氣的）你沒有聽見說麼！叫你回來馬上開張，我老爺要吃飯

費 喂，我說喜子，你說話可得當心一點兒，別那麼得寸進尺的，我剛才可就沒理你。

二 得得得，費老爺，你請坐，甚麼今天這麼大火兒啦！越鬧着急，咱們馬上就開張，（對李）掌櫃的，灶上的火生着了沒有！

李 沒有。

二 （對喜）我說少掌櫃的，你辛苦一趟，把火生着。

喜 （喜子下）

二 （一面從櫃台裏拿出圍裙結着）我來上燈掛牌打掃屋子。

喜 （小二拿着燈籠招牌掛到門外去，李掌櫃把桌上的椅檯放了下来，隨後小二拿起掃帚來就掃地，李掌櫃也拿起圍裙來預備上灶，剛

走近門）

費 喂，掌櫃的先別走，先給咱弄幾樣好菜吃吃。

李 不是還沒生起火來麼！

費 唉！我說你今天怎麼的？我來叫你開張開得不對了是怎麼的，啊！

二 （急勸解）得得得，費老爺你別冒火，掌櫃的是說火還沒生着，你再

少談一會。

(李掌櫃敢怒而不敢言的走入內室去。)

費 媽的，也沒有見過這樣你這樣做生意的，簡直比土匪還兇。

二 費 爺們多包涵一點，掌櫃的向來就是個老實人，不會講話，您多包涵點。

費 (申斥的) 你得了罷，去看看有什麼現成的吃沒有？

二 是，是是——(走近了櫃檯) 這兒還有花生麻糖，您先來一點吃着看怎麼樣？

費 嚥行，嚥。我告訴你呀；趕緊到裏面去告訴他，快點給我一頭奪！

(註一) 賊樣好菜來先給我弄上四兩酒。

二 是是，(他將果盤放在櫃上之後，又進櫃台去裝酒，隨後又送來) 費大爺您看什麼菜對您的口，還是您點上幾樣罷，看做來了再不和適！

也。好。(聽了一下) 來個榨菜肉絲，來個炒獅子兒，再來個金勾白菜，糖醋里脊。

二 (為難) 喂呀，里脊恐怕沒有，您還是換掉別的罷！

費 別的都有什麼呢？

二 炒肉絲，炒肉片，銀炸雞，川丸子……

費 ……………

二 若不然就來個玉福片？

費 你索性讓他來個糖醋丸子罷。

二 好，先慢慢的喝着，稍少的飯一會兒啊，別着急，(他走近內室門大聲地報起菜名來) 燻黃菜囉，榨菜肉絲囉……糖醋丸子囉，燒白菜囉外加開陽米呀！

(裏面答應，鍋灶响得正在起勁，黃三，張老六同上。)

二 (對黃張) 來啦？二位，(讓到另一張椅子上，這邊請坐。

(黃張分開坐下)

費 (一眼看到桂姐) 喂喂喂，小姑娘，到這邊來。

(桂姐走了過去)

費 你是賣唱的麼？

桂 是的。

費 你都會唱什麼？

桂 (將唱摺交給費) 你隨意點一齣罷。

(費得功翻看着唱摺)

二 (對黃張) 你們二位吃什麼？喝酒不？

黃 弄他二分錢的花生可怎麼給呀？您還是點個菜罷！

二 唉呀！二分錢的花生可怎麼給呀？您還是點個菜罷！

黃 (用手向棧上一拍不客氣的) 怎麼？二分錢的生意說不能做了麼？你不識多給，你還不少給？我娶他媽的八十掉酒席你有麼？

二 (覺得不大好惹) 是是是。

(小二去取花生和酒送了過去。)

費 (對桂) 你有什么慶新式小調沒有？我倒要聽幾個新的。

桂 有，摺子後面呢，你看著罷罷。

費 (翻了看摺子) 什麼？「寒風吹雪」，你就來這一個罷。喂，小二，你快點把菜拿來呀！

二 是是，(後面叫勺的聲音特別響) 嚥來了。(小二下)

桂 可甚大爺，這齣曲子可是個悲調啊！

費 悲調也行，大爺就好這個調兒。(對老頭) 喂，老頭子過來拉胡琴。

老 是是。

(小二捧菜上)

(老頭拖了一隻椅子坐近了桂姐，調好了弦，桂姐便唱了起來。

「潮浸底狂風，

捲碎了錦繡山河！」

黃 (對張) 來來，老六，咱們請上他兩拳。

張對。

（桂姐剛剛唱起，被他們這一對粗漢子呼聲喊六的聲音一蓋，却沒法再唱下去了，桂姐停。）

費 怎麼！唱了兩句就不唱了！

桂 費大爺。

費 （受寵若驚的）咳！怎麼你也知道我姓費？

桂 是的，費大爺，剛才我聽人這麼喊你，我沒稱呼錯罷？

費 （得意形形的）對對對對，一點也不錯，快唱罷，怎麼不唱啊！

桂 （用眼睛看了黃三和老六）我唱不來。

費 怎麼唱不來？沒學會麼？沒學會的馮子，你把他開到上頭幹什麼？

桂 不是。

費 （黃三和老六猜拳的聲音越來越大。）

費 那爲什麼呢？

桂 （以眼示意）你聽，就是把喉嚨喊破了，也聽不來的，怎麼唱？

費 （也覺得拳聲有點討厭）噯，對對。（對黃三等）噯，朋友，放輕聲點，這笛子裏不是祇有你們兩個吃客，還有別人呢！

黃 （把棒子一拍）你說什麼？

費 （也把棒子一拍）不許你們在這兒亂噓！說什麼？

張 你他媽的管得着。

費 哼，我就要管管你們看看。

黃 他媽的，老六，揍他！

費 他媽的，你敢！

（話音未了，老六拿起一隻擲子就擲了過去，費得功一把接住了，丟在一旁，跟着老六撲了過來，給費得功一轉身躲了過去，黃三正要上手，費得功由兜裏掏出手槍來，黃三一見嚇的呆住了。）

費 你們敢動！媽的，看你們誰敢動一動我費得功的一根毫毛！

黃 （見勢不佳轉了下來）噯，原來是費大爺呀，剛才真是有眼無珠，沒

看出來。

費 嘿，你們也想動動野蠻？你們也沒打聽我費得功在這強店一帶

讓過誰？

黃 是的，是的，小的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請您別生氣。

費 你們都打呀，你們都打呀！話出口，拳出手，有種的你們把他一幹到底呀！

張 費大爺，咱們井水不犯河水，說起來都是一家人，你又何必動這麼大的確氣呢？

黃 是啊，費大爺，你消消氣，剛才的事，都是怪我們哥兒倆不好，請你

多包涵包涵。

費 （淡淡幾下眼珠轉了轉念頭）好罷，話說說到這塊兒，我也可以原諒你們一回，（拍拍老六的肩）這小伙子可箇「硬膀」（註二）。咱們這就叫做不打不交，坐夠一塊兒來談談，（取酒杯）來來來喝上他

一杯，祇當是咱們哥們的見面酒。

張 （客氣的）我不喝，不喝。

費 來一杯，幹麼不爽快呢？來來。

張 （勉強的接過酒來喝完）那麼謝謝。

費 （對黃）還有這一位。

黃 （急忙過去雙手接杯）好好好，我自己來，我也不說打攪了。

費 哪兒的話，坐下坐下，今天就算我請客。

（黃張二人坐下）

費 請教二位貴姓？

張 姓張。

費 姓黃。

黃 姓黃。

費 是的。

張 是的。

費 請教二位大號！

張 我叫老六。

費 我叫黃三。

費 嗚，兩位老弟，今天既是坐到我一塊兒了，咱就不客氣啊。

費 哪兒的話呢，祇要費大爺肯高抬，我們是……

費 嗚，二位到這兒來了多少時了？

費 沒有幾天。

費 有何貴幹？

費 哪兒錢得上啊！因為這兒住着一個朋友，想找他弄點事情做做。

費 嗚，那真是巧極了，我這兒正想用人呢，要是不嫌棄，就到我那兒補上個名字算了。

費 慚慚。

費 實不相瞞，日本司令部的副官岡田先生，他是跟我頂要好的朋友，咱在他跟前，是說一句算一句。

費 當纔啦！費大爺是做大事情的人。

費 好就好說，你們若是真想幹的話，回頭我們不妨詳細談談。

費 對對對。

費 喂，來酒。

費 怎麼還沒有端上來呀？

費 是，就來，就來。（對內堂）加上點炭，火快一點啊，費大爺在這兒等不及了。

費 （裏面的勺又在敲起來了，小二一面答應着：「啊，來了！」一下

費 （對桂姐）喂，小姑娘，過來。

費 （桂姐走了過去）

費 （小二端菜上）

二 （一面同棹上擺着菜）剛才是因為怕菜涼了，所以沒敢做出來。

費 （對桂姐）這一回接齊唱罷，沒有人攪伴了。（半自語的）這個小姑

娘倒多才調很，你叫什麼名字？

桂 桂姐。

費 好一個漂亮的名字，好了，唱罷。（對黃張）你們隨便喝酒啊！

黃 隨便隨便。

張 好愛好說。

桂 還是唱那一段麼？

費 對，還是唱那一段，（有意的反問）叫什麼？

桂 寒風吹雪。

費 對，真是寒風吹雪。

（考頭又調了調弦，桂姐又開始唱起來了：）

「瀾漫底狂風，

捲碎了錦繡底山河！

片片的積雪，

壓盡了人類悲聲！

滴水成冰冰入骨，

骨寒心冰，枝葉兒飄零！

真乃是：

人生如夢，

夢無情。

◇ 家園土變色，

◇ 遍地血染紅，

◇ 可憐我飄飄蕩蕩六七載，

◇ 流離失所任西東。

哭一聲天，

天哪！你不睜眼！

讓我出來家鄉受欺凌！

那一個願意逃亡流落受罪？

那一個願意忍饑挨餓吹冷風。

恨只恨！

自個兒不爭氣，

風煞不拿定死魂上征程！

到如！

飄落得愁倚又無靠。

走過了黃河長江苦情；

哭盡了我那一腔冤枉淚，

也尋不出一個知書人！

（當唱得滾滾的時候，喜子便跑了出來，說着，現在有些似乎還聽不去了。）

費（也有點酒意）得了，你別哭訴了，來來來，我就算送你個知書人吧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桂（穩重的）你！

費（寬人）嗚呼兒敢有火氣，在費大爺面前，踴躍敢有火氣！

費得得，你別寬人了，你到裏找什麼呀？

費還你這用事問我？你真個兒的事，你聽聽該想聽啊。

費好好，我知道，馬上就來，你先回去罷。

費我先回去，讓你在這兒舒服些不是？

費哦，對對對，那你也就請進來坐坐罷？（對小二）拿個的，再添一會碗錢。

二

費進來坐下，你看再添個什麼菜！

費哦，我可沒有那麼大的福氣，請你免了罷。

費（對費）這位是……

費你兒子。

費哦，嫂夫人請坐下來談談罷。

費對了，快坐下來罷，嫂！

費誰認識你們哪！你們少跟我搭話。

費哦！嫂夫人你還是……

費你們少跟我拉皮便，什麼嫂夫人嫂夫人，你們要是那好朋友，為什麼領着個下場上走？陪吃陪喝還不算，還陪個一頓飯！

費哦，嫂，你這可就誤會了，還是……

費還是飯館子。

費你得！罷，你們還，着騰了我！老實告訴你們罷，我來了有半個鐘頭了。

費你來了半個鐘頭又怎麼樣？

費不怎麼樣，摸廟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吃着着嗎着玩着樂着舒服，怎麼樣！

費（在在在在忍不住了）哦，我說這位嫂，你可不能把我們買唱的人罵得這麼低呀！

費少跟我講話，你們是他編的什麼東西。

老 嘴，這位太太你怎麼……

費 (對老頭) 這你媽的蛋，這兒有什事，都是你們這兩個忘八蛋，早也不來，晚也不來。偏這個時候到這兒來賣嘴，你們趕快給我滾出去。

福 (忍住了) 暫暫唔) 唔。變……

費 你們滾！快點給我滾！

福 (對費冷笑) 呀呀，每層不層做種子給我看看，你要是在外頭找，我就一頓對我說好了，又何必拿別人來推氣，我聽就是像你這樣的人，心眼子越毒。

費 喂，我說你今天是怎麼啦，你是要我的好隨兒是不是？

費 我怎麼要你的好隨兒？你他媽的在這兒吃齋念佛，我怎麼要你的好隨兒？我說耗我的，你非得放明白一點兒，老娘嫁給了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你若跟我胡做非為，我可就不答應你。

費 你要怎麼着？

費 你就怎麼着！

費 (輕輕地向椅子上上一拍) 他媽的，你這瘋女人就是請臉不要臉！我就耗費的你不要這話來嚇唬我，你敢動一動老臉看看！

費 (罵給費一下子滾上火來了，把身旁的板棧往一邊一掀) 你看他媽的我今天敢不敢揍你。

(費張小二急忙勸架)

黃 費大爺你別……

費 好，姓費的，你今天敢打你老娘看看？外要是打你可不是你娘養的，(小二拉拉，對小二) 你放開！(對費) 費得功，你聽清楚，你要是不打，你不是你爹做(笑)的。那就是他媽的你小子沒福！

二 (拉住她) 得了得了，好太太，你也消消氣兒罷，夫妻倆吵兩句嘴，你又何必太認真呢。

費 家裏恨不得什麼都給你當死了，他媽的，我出門連條褲子都沒有，你

他媽的調處到無兒家來推搡自在來了，聽了你這要打人！

費 (又要鬧過去。打你就打！)

(黃張二人又將他拉住)

黃 別別……

費 我說費大爺，咱們這是初次見面，兩口子是家裏的事情，你們又何必在外頭鬧笑臉給別人看呢！

費 我說費得功啊！你們家的墳頭上再有個兒！出息了你這幾個忘八蛋，你他媽的把當眼子給我！把當眼子給我！我他媽的當眼子是爲了你們

一家子吃飯，不是給你過關來了。你把當眼子給我。

費 誰的，你再說！

費 一輩子沒米下鍋，盼着你回去，你倒跑到這兒來跟我擺威風。

費 我跟你擺什麼威風？

費 穿衣服襪子是我娘給發賣的，你姓費的曾用過一個錢麼？現在你窮

他變了錢，倒一個人揣在腰包裏來用了。

費 (一半是氣，一半是沒辦法，祇好冷笑) 真他媽的！

費 你罵誰？你他媽的罵誰啊？

費 得了，得了，嫂子，你費費大爺不是笑了麼！

二 是啊，你少說兩句，可不就把這件事情過去了麼。

費 過去了，呀呀，哪有那麼便宜的事兒！(對費) 你以為你那麼一筆算完了？告訴你罷，咱們今天沒有完，(命令的) 走！跟我家去！

費 我管我在這兒不是有事麼！

費 我管你有事情麼？走！快跟我走！

費 (爲難)……

費 (逼近他) 你說你走不走？

費 (走近費，扯起他的耳朵就向外拖) 你快點給我滾回去罷。

費 嗚嗚嗚，媽的，你撒開手，我跟你回就是了囉！

嫂 你先等一等。

費 做什麼？

費 當票子跟當來的錢呢？

費 在我這兒。

嫂 你先把他給我。

費 到家裏再給還不一樣麼？

嫂 那不行，別嚇你伸個毛兔子似的在半路上竄了，我可沒地方找你去。

費 不會的。

嫂 你給不給，你給不給？

費 給給給，（從腰裏將當票錢取出）給你。

嫂 （接了過來點查了一下）好好，走罷！

（二人四欲外出）

二 （追了過來）費大爺。

費 做什麼？

二 你這個飯賬

費 嘛，一共多少？

二 好說，三塊六毛四。

費 那你想他記到我的賬上罷。

二 哼……這個……

費 怎麼，不行麼？

二 是因爲櫃上近來……

費 那把你對掌櫃的請出來。

二 掌櫃的他是……

費 我讓你叫他叫來！

二 是是是（走近門邊）掌櫃的，快出來罷。

李 （在內）有什麼事？

二 費大爺請你有話。

（李掌櫃上）

（黃張二人正欲溜走，給小二眼看見了。）

二 喂喂，你們二位……

黃 怎麼的，不是費大爺請客麼？

二 這邊的是費大爺請了，可是先前的兩角二，你還沒給呢。

張 《一面掏着腰包》好好好，給。（但是掏了半天沒掏出來）

費 得得得，你別掏了，（對二）你就把他算到一塊兒好了。

二 那一共可就是三塊八毛六啦！

費 （不耐煩的）你管他多少呢，反正你肥賬就是了。

張 謝謝費大爺，那我們可要先走啦。

費 好好。

黃 回頭見。

（黃張二人同下）

費 （對李掌櫃）喂，掌櫃的，今天吃的這點東西怎麼說？

李 你瞧着怎麼辦罷！

費 噢，笑話，我瞧着辦？你身裏要現錢，還身裏要肥賬！痛痛快快的說一

李 費大爺，當備我們是麼？

費 肥賬，是不！

李 費大爺，我們還是小本生意。

費 小本生意怎麼的？我還是肥賬，也不益不給錢哪！

二 費大爺，知道應是給錢，不過……

費 滾滾滾的蛋，干你什麼事！

二 是是是。

李 費大爺，你無論如何要包涵點。

費 什麼？他媽的你們今天光想「塞禮」（註三）我是怎麼物？

李 哪兒的轉話呢。

費媽的，我費得功在這張店可也不是一天兩天啦，你們要是有意跟我為難，惹翻了我的脾氣，可也就有你的好看了！

李費大爺！

費你痛痛快快地說怎麼辦罷！

李話既說到了這兒，那就算我請了你的客好了。

費放屁！誰他媽的要你請客，小二！

二是。

費把算盤子給我拿過來。

二你還要……

費我要你這算盤子拿過來，他媽的。

（小二莫明其妙的走向櫃台，拿算盤交與）

李你這是……

費媽的，給你臉你不要臉，今天咱們倒家算誰誰該我給誰多少。

李費大爺，你這是怎麼說，難道說吃了飯還要我們伺候……

費什麼伺候我？帶他媽的差你們應該往外拿的錢。

李我們應該拿什麼錢哪？

費歇美不報，罰洋一百。

李費大爺！

費還有洪避國稅，罰洋三十。

李（笑了）費大爺，別跟我們窮人開玩笑笑了。

費什麼開玩笑？你要放明白一點，我這是公事。

二費大爺您別這麼上火，剛才我們掌櫃的不是說了麼，你吃的飯賬，就

算櫃上落了。

費什麼？落了！

二噫，不，記賬記賬就好了。

費（對李）怎麼樣，我費大爺在你們櫃上還值得記一篇賬麼？

（實在忍不住了）媽的，國捐差國捐，上稅是上稅，可是你吃了飯就

得給錢。

費好好好，那麼你就把大洋錢拿過來罷。

二得得得，費大爺，剛子我不是說好了麼？

費你他媽的錢得了主麼？

二是，我發得了主，（李掌櫃又要說什麼，小二攔去急忙阻止）我說

掌櫃的，你別說一句罷，費大爺並不是外人，大家每天都要見面的，

別惹了一點小事惱大家鬧僵了。

（掌櫃的又竭力的那下去）

費萬他媽的不論拾掇。

二好了，費大爺，（急忙倒了一杯茶，他繼續請費坐在「登椅」上）請

吃杯茶消消氣。

費媽的，我費得功要是板起面孔來公事公辦，你他媽的可就有點受不了

二你還不試試說說就這了麼？

費（越來勁了）媽的，我給你弄上個攪亂市面的帽子，就要你賠老命

二好了好了。費大爺，您寬容一點罷。

費（對費）喂，我說你這公事還辦不完哪！若是辦完了也該回去拜

費好好好，罷。

費（說着正預備走，老闆慈惠桂姐向費討錢，桂姐追了過去。）

桂費大爺。

費幹什麼？

桂（有些松酸）喲，你拉住他幹什麼呀？

桂我們的錢……

桂噫，他媽的不要臉，他短你什麼錢？過夜的錢？

桂（因為被辱過甚，急反身至老頭懷中哭泣）喲，爺爺！

老 (忍不住的) 我說這位太太，你可不能這樣不講理呀！他一這年輕的孩子，你怎麼……

嫂 哼，年輕的孩子，全仗着這個年輕兒才值錢呢。

老 喂，我說你不可不出口傷人，再說我們買糧的買也不能算低氣。

放你媽的屁！

費 (擰眉) 喂，我說你……

嫂 (把眼一瞪) 怎麼？你倒常起外人來了，你給我滾一邊兒去！

費 (費得初一聲也沒敢響的鬆開了)

嫂 媽的，還想拿我面前充好人，哼。

桂 (氣極) 媽的，你這個做嘴娘們兒，要再罵我，我可不依你。

嫂 (一步闖了過去) 你想怎麼樣？

桂 (一把抓住了費大嫂頭髮) 媽的，我揍你。(上去就是一嘴巴)

嫂 (瘋狂似的) 好好，你打我，你打我，(兩個人扭在一道) 就憑你他媽的敢打我，我今天不要命了！

(費大嫂抓住桂姐的小辮不放，桂姐急得沒有辦法，抓過費大嫂一隻手來就咬了一口。)

嫂 (痛極) 哎呀！(對費) 他媽的，你還不快來幫幫我，你個死人！

費 (被這一喊倒真有點急了，忙將手拍胸，對準桂姐) 媽的，快輪我放開！

桂 (一眼看到了手臉嚇慌了) 啊！

(桂姐因為一天沒吃飯，再加上氣，累，一下便給嚇昏了。)

老 (急至桂姐身旁) 桂姐，桂姐。

費 (一把拉住費大嫂) 快跟我走！

老 (一下撲了過去) 你們不能走，你們不能走，你們把人偷我……

費 (以槍示威) 站住！看他媽的誰敢不讓我走。(對費大嫂) 走！

老 (老頭呆在那裏，費得功引費大嫂下。)

老 (看他們走後，氣由未平，急奔至門邊，向外大喊) 喂，還屋子！

二 (急忙跑了過去，將老頭嘴堵住) 老頭，你快聽救人要緊哪！

老 (被他一聲提醒) 哦，我的孩子！(他急忙將桂姐抱起叫喚) 桂姐，桂姐，你醒一醒，你醒！一醒！

李 小二，你快去給他拿點兒涼水來噴一噴。

二 好，我去拿。

(小二下)

老 (哭哭啼啼) 孩子，孩子！

李 (向門口) 媽的，忘八蛋，早晚會有人幹掉你們的。

(小二持水碗與喜子同上)

二 快快！

喜 怎麼着？

二 怎麼着？呀，你看看罷，你剛才幹什麼去來？

喜 讓費得功那小子把我氣的臉到後回去睡了一覺。

二 快來看罷，都鬧出人命來了。

喜 啊？

(急跑至桂姐前探望)

二 (對老頭) 老頭，閃一閃，我給他向臉上拍拍，噴點水就好了。

(小二用手捧水碗裏桂姐臉上擦了幾下水，老頭不住的叫喚)

桂 (刺激了一下，漸漸的醒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唉！

二 好了，好了，

李 醒過來了！

二 是的。

桂 (一眼望見了老頭，緊緊的攥住脖頸) 爺爺！

老 孩子！

(二人抱頭痛哭。)

喜 (對小二) 他們還是怎麼一回事啊！

二 給費得功那小子拿手槍活活給嚇死了！

喜 他媽的。

老 (對桂) 唉！孩子，別哭了，咱們流亡在外的人，是什麼事都得忍受

的。

李 唉，小二，你幫忙老頭，把這位小姑娘架到椅子上去靠一靠。

二 對。

(小二與老頭把桂姐架到一隻椅子上去坐坐了。)

老 孩子，你別哭了，你這樣哭真使我心裏難受！

桂 我們為什麼要受他們的欺侮？我們為什麼要受他們的欺侮！

老 (沉痛的) 爲什麼！(似乎是在回憶着過去的一切) 我們原是當初一

恒心，咬定了牙根跟他們幹了也就算了！可惜偏偏刺了咱們這一老一

小，太想逃出了虎口遍幾天太平日子，沒想到逃出了幾千里路，也沒

能夠脫身，唉！

二 老頭，這個年頭能過太平日子的地方，也實在太少了！

老 可不是！

喜 我說你們是哪兒的人哪。

老 關外遼寧。

喜 出來多少時候了。

老 六七年了。

喜 這位小姑娘是你什麼人？

老 孫女兒。

喜 家裏還有什麼人麼？

老 唉！都死了！

喜 怎麼？都死了？爲什麼？

老 (四外望了一眼，估計了一下環境) 唉！在這地方，還是不說的好！

二 喜子，你聽出來了沒有！這老頭兒一定是沒有說不出來的苦楚。

喜 我知道。(對老頭) 老頭，你有什麼事，不好給我們講講聽麼？你

怕什麼！

老 不，我不怕，我現在什麼也不怕！

喜 那你就說呀！

老 總歸一句話，我一家十口人，都給人家害死了！他們死得真慘！(飲

泣)

二 (對喜子) 你明白了麼？

喜 明白了。

二 我說老頭兒，你爲什麼不向南角多走個三二十里的呢？

老 我倒也有這個心思，可是過不去呀！再說個窟窿麼大的姑娘，那麼客

易就敢移動！再說經過兩道火線……

二 這老頭願及得個還周到。

喜 不周到怎麼行！不周到就要玩命。

二 我想你還一向總比前些日子知道的多了罷？

喜 當處，可是我們究竟怎麼辦呢？

二 辦法倒多得，望兩走走，望東移移都是辦法，可是誰看你看定了主

意了沒有？

喜 我拿定主意了。

二 真的？

喜 真的。

二 那麼你還是想向南邊走，和我們自個地方去幹呢？還是到東邊去加入

……我昨天晚上給你講的那個地方？

喜 我看還是到南邊去加入那區的好。

李 什麼這個那個，東邊西邊？你們在搞些什麼鬼？

二 沒有什麼。

李 沒有什麼？

喜 爸爸，我老實告訴你罷……

李 告訴我什麼？

喜 我跑去加入游擊隊。

李 什麼游擊隊？

喜 中國游擊隊。

李 這……

喜 你是怕我給人家發覺了是不？

李 那還用說。人家戶口調查的那麼嚴。

喜 你就報我說是去買實去了好了！

李 還恐怕不成罷？

喜 不過話又轉回來了，我們在單地方住着，整天的耳朵裏所聽到的，眼睛裏所看到的都是什麼？除了挨人欺侮，就是被人要挾，難道我們

就老是這樣忍下去麼？

李 自然我也不願意你忍。

喜 那麼我要去幹的事，你就不對總阻我。

李 不過……

喜 怎麼樣？你又嫌着我們這個店舖走不是？

李 因為還是我一輩子賺下來的家底呀！

喜 話雖然是這麼講，可是我們也不能就讓這新改的鼻子亂板板把我們累住啊！何況做生意又怎麼再做下去呢？吃了飯不給錢！這是慣有的事，

完了還得嘔一肚子氣，他們用毒鹽皮裏抽筋的辦法，整天偵想變了方法坑我們！給我們！甚至於把我們都抽得皮包骨了，難道我們還等閒

聽命都交錢裏頭去麼？

李 那麼依你怎麼辦呢？

喜 依我能實的便實，不能實的放把火燒了牠！

二 不抽歸於這事，我倒有點意見。

喜 什麼意見？

二（對老頭）喂，我問你們，你們願意跟我們去幹麼？

喜 怎麼不願意，媽的，把我們害的這樣苦！

二 那好得很。

老 可是我這麼老，她那麼小，我們到那裏去體有用麼？

二 有用，無論老的小都有用。

老 那就好極了。

喜 喂，你剛才說有個什麼意見？

二 是關於這領館子毀與留的問題。

喜 你想怎麼辦？

二 我想暫時留下來。至少我們到這兒來也有個落脚的地方。

李 哦：原來老二你是……

二 對了，掌櫃的請你放聲一點兒。

喜（明白了他的用意）那麼爸爸，你看這樣好不好？

李 怎麼樣？

喜 這館子咱們只能開一天就關一天，實在不能開了再毀。

李 那麼誰在這兒看攤呢？

二 我來，我來。

李 這總不是個妥當的辦法呀！

二 那麼依你怎麼辦呢？

喜 反正他媽的幹了，索性咱們乾老道：（對小二耳語）得手就：（做了一個手勢）幹掉他。

二 這也不是個永久之計，祇能幹一兩。

老 孩子，你歇過來了沒有？咱們還是先走罷。

二 到那兒去？

老 先回去一趟看一看。

桂（一邊勉強的站了起來走避）可是爺爺，咱們就是回去了，今天可怎麼辦呢？

二 什麼怎麼辦？

老（忍了牛大，飯局了勇氣才說出口來）老實不瞞你們幾位說，我們

兒倆，獨自在邊沒吃一頓飯呢！

李 怎麼？你們還沒吃飯？

老 是的，我們連早飯還沒吃呢。

喜 你們為什麼不早說呢？

李 唉！真是可憐！喂，喜子，你看著把他們弟兄倆招呼到後面去歇歇，馬上給他們弄點飯吃。

老 怎麼敢這樣打攪呢，就那棒子上剩的那點東西，也就够我們弟兄倆吃的了。

喜 那兒的話，到這兒來，要別的是有，吃飯現成。

二 對了，您剛才不是還說要參加游擊隊麼，那咱們這回就是一家人了。

老 那麼我們弟兄倆就在這兒先謝謝諸位。

（喜子引老頭桂姐兩向內室下）

二 喂，喜子。

（喜子又進了園來）

喜 做什麼？

二 這可就差你的工作了，你到裏面好好的跟他們倆談談，別讓他們二心不定，要是真成的話，咱們不就又多了一個伙伴？

喜 好好，包在我身上，您趕快給他們弄點東西來吃罷。

二 對。

（喜子小二同下）

（費博功引崗田上）

費 （一邊回裏走著）先生，就差這兒，本來他們已經停了火了，剛才只是我還沒讓他們開的門。

崗 費的好，太好的好。

李 （一響又是他們來了，非常不高興，向內室）小二，照座。

二 （一響跑聲）喲，來了。

（小二上，李拿櫃下）

二 喲，又是費老爺來了。

費 （不願認識）怎麼又是費老爺來了呢？喂！

二 是。

費 你快拿件乾淨手巾來，把棒子椅子擦擦乾淨，你看這怎麼坐呀。

二 是，來了。（拿肩土將擦布拿下，一箇擦著）二位吃點兒什麼？來點酒？

費 你真說對了，日本老爺最愛吃中國白子兒，你就來上牠一斤。

二 對。

（小二去取酒）

費 喂，你過來，你忙什麼？茶還沒點呢。

二 是，您點罷。

費 崗田老爺，你願意吃什麼？他們還兒可是個大爺子，什麼都有。

崗 什麼都有？海參有麼？

費 有。

崗 燕窩有麼？

費 有。

崗 （問小二）你還有麼？

二 老，老爺，還有。

崗 （對費）怎麼他說沒有，你卻說有，啊？混蛋！

費 唔，真；（對小二）怎麼我說有，你就偏說沒有，啊？混蛋！

二 不瞞老爺老爺們說，這兒是朝小地方，離海又遠，到哪兒去弄海味呢。

崗 那麼就有什麼來什麼，越多越好。

費 你聽見了沒有？讓你有什麼來什麼，越多越好。

二 那你讓我到灶上去看一看，回頭再來給你報菜名。

崗 快去快回來啊。

二 是。

(小二下)

費 (殷勤的跑近了櫃檯，自動的拿來許多花生麻醬) 老爺，你瞧，先吃點這個，省着閉着雞過。

尚 (一把給他翻在地上) 這些東西不好。是長是。

(小二上)

費 怎麼樣，都是有什麼菜？快點做上來，你看崗田老爺都生氣了。

二 對對對，爲着着；燒白菜，溜白菜，醋溜白菜，白菜絲，白菜片，白菜豆腐湯，還有……

費 得得得，你再別往下報了，除了白菜就是白菜，就沒有別的菜了麼？

二 還有。

費 還有什麼？

二 還有菠菜，蘿蔔，豆腐。

費 還有呢？

二 沒有啦。

費 連肉都沒有麼？

二 沒有了，費老爺，你知道……

崗 姓費的，你怎麼騙我啊？忘八蛋，這裏！什麼吃的也沒有，你騙我到這裏來做什麼？啊！

費 有有有，崗田老爺，你別着急，你不知道，這些忘八蛋是不打不拉屎的，(對小二) 他媽的，你要一心跟我作對，我可就揍你，去！進去告訴你掌櫃的去，他要不好好的侍候這些老爺們，老爺一生氣，點點火就把這舖子給你燒了。

二 (爲難的) 可是肉……

費 你就不用裝糊塗，快去殺雞宰羊(精密地) 噓，崗田老爺，你吃羊肉什麼，什麼我都要吃。

費 那麼你就快點來個燻羊肉，烤羊肉，紅燒羊肉，木須湯，外來一個辣子雞，聽到了沒有？

二 是是，(報菜) 燻羊肉，烤羊肉各一碟啦，辣子雞呀一碟啦，紅燻羊肉海碗裝，外來一個木須湯啊。

(李掌櫃上)

李 小二，你怎麼鬧報菜呀，剛才我不是告訴你沒有麼？

費 沒有也得有，趕快去弄。

李 這可不是一會兒就弄得出來的。

費 那麼你就先來幾頓便當菜炒雞子，溜白菜，弄好了我們先吃，你再慢慢的下手。

李 可是我們這兒人手……

費 我管你人手不人手的，快去弄！

二 對。(對掌櫃) 我說掌櫃的，咱們幹什麼說什麼，人家客人要吃，麻煩一點就麻煩一點罷，你快進去叫少掌櫃的拉出幾隻羊來宰了，割下塊肉來就做了不是？

崗 對對，快宰羊！

費 快去！

(李掌櫃忍氣吞聲的下)

費 還有，那炒雞子，溜白菜，快點拿來啊。

二 是，就來了。

(老闆引桂姐由內室上來，池邊溜出去，但剛走到去外面的門邊，一眼給費得功發覺了)

崗 站住！你們到哪兒去？

費 呵，花姑娘，哈哈，好得很！過來過來。

費 真是他媽的冤家路窄，過來過來！

崗 他們是做什麼的？

費 賣唱的，崗田老爺，你看這大姑娘還好罷！

襯 很好很好！

費 那麼快點過來。

老老。老爺。我們今天不唱了。

費 什麼？不唱了。你們是幹什麼吃的？你們敢在日本老爺面前說不唱了

二 嘯，來了。
(裏面叫勺的聲音亂響)

(小二下)

老 老爺，今天我們這了頭身上不好過。

費 那給日本老爺治治就好了。(命令的)過來！

(小二持菜上)

二 老爺，擺黃菜，溜白菜來了。

費 (急忙給岡田斟酒) 喝酒罷，你看讓他唱成什麼好？

岡 隨便你揀一段讓他唱吧。

費 是。(對桂姐) 把摺子給我。(桂姐交給他) 這一回得唱一個菜的，

不要悲調。

(他翻了一下摺子) 就來這一個罷。

桂 哪一個？

費 金銀花！

(老頭無奈的劃着弦，桂姐預備唱，費得功得意洋洋地也坐了下來，拿起筷子正要吃菜！)

岡 (用力把筷子望掉上一放) 狗！你一點規矩也不懂，你們中國人也配

跟我們大日本人同桌吃飯？

費 (急忙將筷子放下) 是是。(對桂姐) 狗！你怎麼不快唱啊！他媽的

！

費 (桂姐無奈唱了起來)

「金銀花，

黃又黃；

金銀花開千里香！

世人不知憐花意，

折枝退葉瓶裏藏！

枝兒斷根水難養，

花裡蕪落命烏常，命烏常！

☆

金銀花，

白又白；

金銀花開人人愛。

世人如知憐花意！

修枝護葉土裏栽。

梧性培根動漉漉，

花榮葉茂千百載，千百載！

(費得功正由櫃檯裏拿了三支烟，抽一根出來，無聊的吸着，中

村帶日兵甲在唱第二段「金銀花」時上。)

二 (急趕過去) 來了二位？請這邊坐。

(中村與日兵甲被讓至另一張桌旁坐下。)

中 倒茶來。

二 是。

岡 (聽劍聲音轉過身去一看) 中村

中 (招呼一下) 嚶，請這邊坐。

岡 一樣，不客氣。

中 拿茶來。

二 什麼菜？

甲 肉，快！

岡 (對費) 你過去幫幫我那個朋友，他們因為不大會講土話。

費是。

崗（對中村）中村，讓他來幫你要菜。

中好好。

費老爺們，你們要吃什麼？

甲內。

中 對，還有別的菜，越多越好。

費 是是。（對小二）那麼你就把剛才要的菜再照樣來上一份兒罷。

二 是。

費（對小二）你先等一等。（對中村）你們要喝酒麼？

中 要緊要，越多越好。

費（對小二）你再來上牠二斤酒。

二 是。

（他走進門邊，又將菜碼重報了一回，裏面叫勺。）

二 囉，來訂。

（小二下）

崗（對費）喂，你過來。

費 崗田老爺，做什麼？

崗（指桂姐）這個花姑娘可以……？

費 怎麼不可以，他是賣的嚙。

崗（稍帶酒意）那麼好，花姑娘！過來，過來。

桂

費（搖了搖一把）老爺叫你過去呢。

（小二捧菜上置崗田椅上，）

崗 過來，（拍拍腿）坐到這裏來，讓我喜歡喜歡，

（反而跑到老頭的身邊）爺爺，

（對桂）你怕我？啊？你怕？哈哈……

中（對費）這裏還有花姑娘麼？

費 不是還有，我就知道了，

中 那你也去給我們找一個來啊？

費 這個……

中 不要緊，（拍拍腰包）我有的是錢，我給你錢啊！

費 那你少等一會兒，我把這個弄好了，再輪你去找！

中 也好，也好，快快！

崗 花姑娘快快的過來，不要讓我生氣，

桂（仍不動）……

費（過去拉她）讓你過去呢，賤貨，你聽見了沒有？

崗（對費）放開她，要她自己過來，（對桂）快點過來陪我吃酒，

（他自己吃了一會酒，看他還不過來，有些急了，）

崗（把酒杯向桌上一扔）你過來不過來，啊？

費（中斥的）快過去！你要再緊扭，惹煩了日本老爺，你可要當心你的

狗命！

崗（急燥的）過來！

桂（哭）……

崗 媽的忘八蛋，（走了過去拉拉桂姐）過來！

桂（叫喊）爺爺，爺爺！

老（拉住桂姐一隻手向國拖，一面哀告着）老爺！老爺們！

（費得功也幫着崗田拖桂姐，正在鬧得不可開交，費大嫂匆匆上

樓（一眼看對了費得功）媽的，我剛才不是說來着，我就知道你在半路

上非溜了不可，你個又跑回來了，

（崗田一看對費大嫂倒把桂姐鬆開了。）

中 哈哈！又來了一個花姑娘，崗田，你得分給我們一個了，

（慷慨的）好罷，（指桂姐）你就把這一個弄過去好了，

（裏面又在叫勺，小二下，）

中 (對桂) 過來過來，到我這裏來的好，

費 (對費) 你說你跟我回去不回去？

費 唉，誰讓你又來了，你快回去罷，你沒看見我這兒還有公事麼？

費 放你的屁，抱大姑娘是公事？你快給我滾回去！

(小二捧茶上，擺在中村等的棹上，將桂姐拉到一邊去私語，他們是在設計怎樣反政。)

崗 (對費大嫂) 喂，大娘們，別生氣，到這兒來坐坐。

費 什麼？

費 (對妻) 喂，你別嚷嚷，媽的，老爺這是抬舉你。(又對崗田) 崗田老爺，他是我舅老婆，請你……

崗 你的老婆？你的老婆也是一樣。(由兜裏掏出一卷鈔票來) 這個，你看見了沒有？我這有的是錢，我給你錢。

(爲難) 可是，崗田先生。

崗 (狠狠的踢他一脚) 巴格雜魯！我們日本人講話是不好聽價錢的。

費 (對費) 呸，這回好啊！你整天儂勾心鬥角轉金頭，總想攪擾人家的娘兒們，抱抱人家大姑娘，這回臨到你自己的頭上了，我看你怎麼辦！

費 怎麼辦？日本老爺既是看上你了，那你就過去罷！

費 (上去就是一頓嘴) 滾你的蛋！我沒聽說有自個兒的老婆給人家擺弄的。

費 那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費 (痛恨的) 好，費得功，有你的，你把老娘賣了，回頭老娘也便宜不了你！

崗 (把棹子一拍，狠狠的對費大嫂) 過來！(一面掏出了手槍對準她)

費 不聽的話我就打死你！

(大吃一驚) 啊！

(用槍指揮着) 乖乖的走過來！坐下！

費 (費大嫂無奈，祇得聽命，坐在另外一棹上。)

崗 (對妻) 你看好呵！老爺生氣了罷！

費 (看費妻種種怕的樣子大笑) 哈哈：(對費大嫂) 你好好的坐在那裏不許動，要再發脾氣，我就打死你。

(費大嫂真的給嚇呆了。)

中 (對桂姐) 過來，過來，小東西！

(桂姐遲遲不前。)

中 (對費) 喂，你把他給我弄過來，聽見了沒有？

費 是。(走過去推桂姐) 快過去罷，你剛才沒看見麼？

桂 (甩開了他) 你他媽的是什麼東西！

費 什麼？

二 (急忙勸阻) 費老爺，您別生氣，這孩子因爲不是個常出門的人，脾氣有點野，讓我來勸勸她。

費 那也好！

二 (啓示的) 我說桂姑娘，一切事情在這時候就得忍氣吞聲。(揮手示意) 咱這混事來了，不是在家裏，剛才你也看見了，要惹煩了日本老爺的脾氣，可不是好玩的。

老 (蹙了一肚子的火氣，地方發洩，這一下可得着機會了。)

老 (你這人怎麼也敢起這樣的事來了？)

二 嚀，老先生，您別急，有事情咱到後面去講。

老 我不去。

二 你又何必這麼鬧氣呢？(勉強的拉着他走) 來來來，咱們到後面去講去。

(岡田過來對桂姐) 桂姐，您可好好的侍候着諸位老爺啊，聽我的話。

老 (反抗的) 那不行，那不行，您們還簡直就是欺侮我麼！那不行。

(雖然他怎樣吵鬧，究竟給小二把他拖入內室去了。)

費 (對桂姐) 得了，姑娘，消消氣過去罷！

(桂姐樓了他一眼，慢慢的走了過去。)

中 (高興的) 噯，好好，快過來啊！

崗 (拿滿酒杯走近費大嫂) 噯，大娘們，跟我睡覺的好不好？

(費大嫂急忙閃躲)

崗 哈哈，你還怕我？不要緊，祇要你聽話，我的權就不打你。

(崗田動手搭到費大嫂的肩上，給費大嫂用手扳開了。)

崗 怎麼？(回頭看見了費得功，聰明的) 噯，我明白了，你是怕他，是

不是？(對費) 噯，你把臉轉過去，面向牆，站着，不許動啊。

(費得功按照每個命令去做。)

崗 這回好了，這回好了，哈哈……

(費大嫂仍然躲閃。)

崗 (不肯的揮了下手，表示沒辦法)……

中 (對桂) 你叫什麼名字？

桂 沒有。

中 沒有名字？哈哈，你這人狡猾得狠。

桂 感喝酒罷。

中 喝喝，(對甲) 你也喝，這大姑娘很好，來來來，喝酒。

桂 (看他們喝完) 對了，再來一下。

中 好好，再來一下。(對桂) 你也喝酒。

桂 我不會。

中 不會？學學，學會。

崗 (拿滿酒杯對費大嫂) 你看人家那大姑娘多麼好！啊！你爲什麼不……

費 (實在氣極了，一把將酒杯打落在地上) 去你媽的！

崗 啊！你敢？

(桂姐急忙跑了過去。)

桂 (攔阻的) 噯，老爺，你別生氣，我來陪你。

崗 啊！(真是受寵若驚) 大姑娘，你的好，他的不好。(拍拍她的肩膀

) 你也來一杯。

桂 我不會喝呢。

中 噯，大姑娘。

桂 就來了，老爺，您們人多，先自己喝着，我先陪陪他，你看他不

是生氣了麼？

中 好好，你的心眼兒好。

桂 (對崗田) 你再多喝一杯罷，今天真是不可多得呢！

崗 對對，你對。(拿起杯來) 我喝。(一口飲盡，又拿起酒壺來) 我還

要喝。

(他狂喝了一陣，笑着放下酒壺，伏在桌上，似乎是睡了。)

小二偷偷的到門口望了一眼，又縮了回去。)

桂 (看了一下崗田，仔細思量了一番，又看了看中村等，覺得時機還沒

有到，故意的喊了他兩聲) 老爺，老爺(見他的確是睡着了，回頭對

費大嫂) 噯，這位嫂子，你好好照顧看他一下啊！(即刻走向中村身

邊) 噯，(指崗田) 他睡了。

中 (也已經有了醉意) 唔，他睡了，咱們喝酒。

桂 是的，喝罷，你們喝到什麼時候，我陪你們到什麼時候。

中 可及我不要喝醉，你的要陪我，我的更不要喝醉。

桂 (指甲) 這位老爺怎麼不講話了？

甲 不會講話。

桂 不會講話會喝酒。(故意殷勤) 讓我來滿滿的給你倒上一杯。(說着

便滿上了一杯給兵甲) 把牠一口喝了罷。

甲 謝謝。

中 (大笑) 哈哈，(指甲) 你也學會了謝謝？(對桂) 噯，他是新從我

們國內補來的新兵，支那事情他還不知道，也不會說支那話。

桂 越不會說話的人，就越要多喝酒。

(桂姐再斟酒。)

中 那麽找？
桂 你說說話的更要多喝。來，拿大碗。（她索性拿起兩個茶杯來想一個人給他們滿上一杯，但是酒不多了）喂，小二，拿酒來！

二 （在內室）是。

（小二應聲上，急去酒罈處，大量的拿來許多酒，交給桂姐一一滿上。小二下。）

桂 請兩位把他乾了罷？

中 唔，一次不能喝這麼多。

桂 不要緊，我本來不會喝酒，我也來陪你們一大杯。

中 你也來？

桂 是的。

中 （對兵甲）那麽來，大家一齊來。

中 （對桂姐）你爲什麼不喝？

敵 （指兵甲）因爲這位老爺還沒喝乾呢。

中 喝，你們兩個一塊兒喝。

中 （兵甲一飲而盡。）

中 （又看桂姐酒杯）你爲什麼還不喝呀？

桂 我就喝。

中 （一溜歪斜的踉了坐子）那不行，那不行。

桂 他（他）把住酒杯勉強桂姐喝酒，一不當心，給棍子絆了一交，桂姐

把他扶起，桂姐順手將中村腰中手槍取過。）

桂 （以槍示衆）站住！不許動！

中 呵你光游……

中 （岡田取槍出來，費大嫂撲了過去，槍響，費大嫂倒在地呻吟，

桂姐拿向岡田開槍，槍不響。）

中 （對桂姐得意的）沒有用，裏面還有子彈。（過去拿槍）

崗 呵，發發動搖，你們還想騙過我的手？

二 （費得功早將槍拿在手裏，見費大嫂被擊，個楞住了。）

二 （桂姐與中村掙扎，兵甲逃了出去。）

崗 （對費）喂，（指內室的門）你幫我守住那個門！

費 是。

（外面警笛响）

二 （費得功剛一動脚，費大嫂醒來。）

二 （掙扎的狂喊）費得功！費得功！

二 （費得功跑近費大嫂身邊。）

崗 站住！叫你去守門！

二 （費大嫂勉強掙扎起來，出其不意的將費得功的槍奪下。）

二 （咬牙切齒罵費得功）你好很心哪！

二 （一槍將費得功擊倒）

二 （同時，岡田歎一聲費大嫂，但槍已發生障礙，不犯火，他正急

欲修理，老頭持扁担，李掌櫃持菜刀，喜子持木棍與小二同上。李掌

櫃和老頭直奔中村，中村剛將槍奪下，被老頭一扁担擊落地上，李掌

櫃圍過去就殺，但是因爲年紀過老，終究沒有力氣，頭一刀被中村閃

過，彼此雙拳空起來。一方小二樓住了岡田的腰，喜子將槍奪了過來，

兩人將岡田放倒，小二兩長腿腰上卡住了岡田的脖子，坐在上面，

岡田像個滾頭的蛇似的在地上翻動，喜子舉棍欲擊。）

二 （對喜子）繩子，繩子！

二 （喜子去找繩子，小二正坐在上面得意，一不當心被岡田將長棍

弄翻，小二也摔下來了，岡田轉身欲逃，被老頭一扁担擊斃。）

二 （掙扎的）桂姐，桂姐，給你槍。

二 （桂姐接槍，一槍擊斃中村。）

二 （對喜子）都預備好了沒有？

喜 都好了，點把火就行了。

寒風吹雪

(酒店之夜插曲之一)

詞 波
曲 曼

C調 2/4 慢

黃
河
月
刊
第
五
期

6 6̇ 5̇	3 1̇	6 6̇5̇	6 —	2̇ 3̇2̇	1̇ 6̇1̇
濤沒底	狂……	風……	……	捲碎了	錦……
2̇ 1̇ 6̇	5 · (5)	3 5 2 3	5 —	5 ·) 3	6 —
舖山……	河(過門)			片	片
5 3 5	6 1̇ 5̇	6 · 5̇	6 · 6̇	1̇ —	6 1̇
底積……	雪……	……	……	盡……	了……
2̇ · 3̇	1̇ 6̇1̇	5 · (5)	3 5 2 3	5 —	5 —
人 類	悲……	聲(過門)			
6 —	1̇ 6̇1̇	5 —	5 3 5	6 · 5̇	6 1̇ 5 3
派……	水成……	冰……	冰入……	骨……	……
6 · 1̇	2̇ —	1̇ 6̇1̇	5 —	3 3 5	6 2 7 6
……骨	寒……	心……	冷……	枝葉兒	……
5 · (5)	3 5 2 3	5 —	5 —	5 6 1̇	5 6 5 3
零(過門)				真力……	……
2̇ 2̇ 1̇	6 6 1̇	2̇ · 3̇	2̇ · 2̇	3 5	3 5 1̇ 2̇
人 工……	如……	夢……	……夢	無……	……
1̇ · 1̇	6 1̇ 2̇ 3̇	1̇ · (1̇)	6 1̇ 2̇ 3̇	5 3 5 6	1̇ —
情……	……	……(進門)			
1̇ —	5 3 5 6	1̇ 6 1̇	2̇ 3̇ 1̇ 2̇	3̇ 6 5̇	3̇ · 3̇
……	……	……	……	……	……色……
2̇ 3̇ 1̇ 2̇	3 · (3)	2̇ 3̇ 1̇ 2̇	3 —	3 —	1̇ · 2̇
……	……(進門)				……
3 2̇ 5̇ 3̇	2 3 1 7	6 1 5 3	6 · (5)	6 1 5 3	6 —
地……	面……	……	……(過門)		
6 —	6 1 6	5 3 5	6 1 7 6	5 —	2̇ · 2̇
……	可憐……	我……	……	……	……
1 7	2̇ · 2̇	1 2 3 5	2 3 2 1	6 5 6 1̇	5 · (5)
蕩……	六……	七……	……	……	……(過門)
3 5 2 3	5 —	5 —	6 · 1 2 3	1 2 7 6	5 3 5
……			流……	……	……所……
2̇ 3̇ 1̇ 2̇	3 · 5̇	6 5 3 2	3 —	3 —	5 6 5 3
任……	西……	東……	……	……	……(過門)

二 那麼大家快出去放火罷！
(小二，喜子，李掌櫃同下)
桂爺爺，(指費大嫂)她——
老唔，讓我來。

(老頭兒拖費大嫂，費大嫂呻吟，剛拖至台中，外面警笛響，小

二 急上。
元，快走罷，你沒聽外面警笛響麼？已經給他們圍上啦！
(指費大嫂)可是她……
你快走罷！
(小二急下)

老 嫂 老 嫂
 你們逃命去罷！
 可是……
 你們不顧管我。我是不行了！
 （外面火炮響入）
 老 嫂
 可是我們要放火，你——要燒死在這裏！

嫂
 （堅定的）不要緊，死我一個也够本了！
 （外面人聲嘈雜）
 猛 你……你們……快走！
 （老頭桂姐無奈下）
 （日兵甲乙丙丁闖入）

2̣ 3̣ 1̣ 2̣	6̣ 1̣ 2̣ 3̣	1̣ 2̣ 7̣ 6̣	5 —	5 —	6̣ . 1̣
2 —	30 0	3 6	5̣ 6̣ 5̣ 3̣	2̣ 3̣ 4̣ 5̣	3̣ 5̣ 3̣ 2̣
聲……	天	天 哪			
1̣ . (1̣)	6̣ 1̣ 2̣ 3̣	1 —	1 —	1̣ . 2̣	3̣ 5̣ 3̣
(過門)				你……	不靜……
2 —	(2̣ 3̣ 1̣ 2̣)	3̣ 6̣ 5̣ 8̣	2 —	2 —	6̣ 1̣ 6̣
眼……	(過門)				硬把……
5 —	2̣ 5̣ 3̣ 2̣	1 —	6̣ 1̣ 5̣ 6̣	1̣ 3̣ 2̣	1 —
我……	顯……	出……	家……鄉……	受……救……	沒……
1 —	6̣ . 1̣	2 —	3̣ 5̣	3̣ 5̣ 3̣ 2̣	1̣ 7̣
……	那 一	個……	顯 意	流……浪……	逃……
6̣ 1̣ 5̣ 3̣	2̣ 3̣ 1̣ 2̣	3̣ 6̣ 5̣ 2̣	3̣ (5̣)	6̣ 5̣ 3̣ 2̣	3̣ —
亡……	活……	受……	罪(過門)		
3 —	6̣ . 1̣	2 —	3̣ 5̣	3̣ 5̣ 3̣ 2̣	1̣ 7̣
……	那 一	個……	顯 意	忍……說……	挨……
6̣ 1̣ 5̣ 3̣	6̣ 1̣	5̣ 6̣ 5̣ 3̣	2 —	2 —	(5̣ 6̣ 5̣ 3̣)
錢……	吹……	淨……	風……		(過門)
2̣ 3̣ 1̣ 2̣	6̣ 1̣ 2̣ 3̣	1̣ 2̣ 7̣ 6̣	5 —	5 —	6̣ . 5̣
					恨 只
3̣ 6̣ 1̣	5̣ 3̣ 5̣ 6̣	1 —	2̣ 5̣ 3̣	2̣ 3̣ 1̣ 7̣	6̣ . (5̣)
恨……			自個兒	不……爭……	氣(過門)
6̣ 1̣ 5̣ 3̣	6 —	6 —	1̣ 5̣ 3̣	6̣ 5̣ 6̣	1̣ 6̣ 1̣
……			爲啥……	不……	……
2̣ 5̣ 3̣ 2̣	1̣ 2̣ 1̣ 7̣	6̣ . 1̣	5̣ 6̣ 1̣ 7̣	6̣ . (5̣)	6̣ 1̣ 5̣ 3̣
拿……定	主……意	上……	征……	程(過門)	
6 —	6 —	6̣ . 5̣	3̣ 6̣ 1̣	5̣ . 6̣	1̣ 6̣ 1̣
……	……	到……	今……	祇……落……	悔無……
2̣ 3̣ 5̣ 3̣	3̣ 3̣ 1̣ 2̣	3̣ . (5̣)	6̣ 5̣ 3̣ 2̣	3 —	3 —
倚……	又……無……	聲……(過門)			
2̣ . 3̣	5̣ 6̣ 4̣ 3̣	2̣ 3̣ 4̣ 5̣	3̣ 5̣ 3̣ 2̣	1̣ . (1̣)	6̣ 1̣ 2̣ 3̣
走 遍	黃……	河……	長……	江……(過門)	
1 —	1 —	1̣ . 2̣	3̣ 2̣ 5̣ 3̣	2̣ 3̣ 2̣ 1̣	6̣ 5̣ 3̣
……	……	斷……	……	苦……	情……

日兵等 啊！火！

(日兵等急欲退出，費大嫂猛然拖牢最末一個兵的腳，使他跌回)

猛烈地增長着。

(費大嫂始終不放，日兵甲亂喊掙扎，外面雷聲大作，火燭也在

甲 嫂媽的，你今天就跟老娘睡在這兒罷！
(嚇得魂不附體) 啊！(爬了起來) 巴格！(又跌了下去)

6 — 6 — 特慢 6 . 1 哭 . 靈	2 — 3 — 3 6 4 3 丁 我 —
2 3 4 5 3 — 3 — 6 6 1 2 — 3 5 怨 淚 也 出 —	6 . 5 6 1 5 3 6 . (6 5 5 1 7 人 (過門)
3 5 3 2 1 2 1 7 6 . 5 6 . (6 5 5 1 7 知 音 人 (過門)	6 — 6 —)

金銀花

酒店之夜插曲之二

冷波詞
曼哪曲

E調 2/4 特慢

6 5 1 6 — 2 1 6 5 — 3 3 5 6 2 1 6 (一)金銀花(兒) 花(兒) 黃白又 黃白 金銀金銀 花兒開	5 6 3 2 1 — 3 2 3 5 6 1 5 3 6 — 千里人 香曼 世世人 不如知 憐花 意	2 . 1 6 1 5 3 5 3 2 1 . (5 1 2 6 1 5 3 5 折枝 護葉 瓶裏 藏(過門) 裁 意	6 5 3 2 1 —) 3 2 3 5 5 5 1 2 6 1 5 — 枝枝 護葉 枝兒 斷根 水動 養	6 6 1 2 3 1 6 5 3 6 . 1 6 5 3 5 6 — 花推 葉茂 命鳥 常 裁 常	6 —
---	--	---	---	---	-------------------------

註【一】「顯奪」即「酌量」的意思。
 【二】「硬勝」即「結實」的意思。
 【三】「寒蟻」即「污辱」的意思。

幕下

一個被俘的鐵道破壞隊員

蒲布

一、夢想不到的事情

我正在用筆亂畫的時候，玩皮的劉文祥突然跑進來，滿臉堆着笑容和興奮拍着我的肩說：

「敵，王炎斌回來啦。」

「真的嗎？他不是死了嗎？怎麼會回來的，現在哪裏？」

「真的，我幾時騙過你，他現在正同指揮官說着話呢！」

我的確有點不相信這個消息；王炎斌同志，是去年元旦的第二天，與我們一同過河北上參戰的朋友，經過短短的四星期的訓練以後；我們便分發了，他被派到第三中隊，不久，這個隊便被調到山西的晉南線上去。在去年六月間，敵人九路圍攻晉東南的時候，不曉得他，被敵人俘去了；並且聽說他因受了種種的非刑拷打，已經為國犧牲了，當這噩耗傳到正在修武縣內打游擊的我們底耳中後，我曾為他難過了好幾天，並且還作詩追悼過他。怎麼他會沒有死，居然能從敵人的虎口中逃了出來，我真有點不相信，莫非是另外一個同姓各的？為着好奇心驅使，我便站在院內，等候這位非凡的人物出來，看到到底是不是我們一同渡河的王炎斌同志。

果然不久，指揮官辦公室門口，真的發現了王炎斌同志，他已經不曉得人樣了，身上穿着油漬厚，露着灰棉花的破軍棉襖，下身却穿一條破爛不堪的藍軍褲，腳上的襪子大了嘴的變險鞋裏，還套上一雙灰黃的布襪子，這那裏是過去的王炎斌呢？簡直像個叫化子！他的黑臉，好像有幾個月沒有洗過似的；長頭髮上的塵土堆積得很厚，更顯得他活像城隍廟裏被香烟熏黑了的小鬼一樣，真難看得厥人。

「吳志同！哎呀！幾乎我們永遠不能見面了，你好呀！怎麼也在這里？」

當我正在凝神地呆視着這位曾經受過苦難的壯士時，他倒先向我打起招呼來，並且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當然，久別的戰友，自然有一番說不出的親熱。何況他又是一位再生的朋友呢！晚飯後我們在菜油燈下暢談，這才知道他是如何地與死神掙扎了多少次，好容易才把生命奪了回來。

二、被俘虜的那一天

王同志點上一支香煙，開始敘述他被俘經過：

「去年六月二十三日，正當敵人以全力九路圍攻晉東南的時候，在冀城北邊的上村鎮，情

况突然緊張起來。作戰的隊伍一批一批地向前方開去，又一批一批地退下來；上午十點鐘以後，村北面同西北方面，已由山風送來一陣陣的大砲聲，接着機關槍也開始了吼叫，一陣緊似一陣，顯然地敵我兩方正正在猛烈地砲火下激戰着，同志們聽到了這種聲音，仍然很安靜，一點都不驚慌，都在三三兩兩研究這戰事怎麼變化得這樣快。隨後中隊部傳來了預備出發的命令，一方面急連派人到鐵路附近去，召回昨天晚上出去工作尚未歸來的工作人員，久經大敵的他們，被敵人追趕是常有的事情，在這種緊張的空氣之下，還是不在乎地打着他們的背包。

「怕什麼？中隊長胆子太小，鬼子來了，我們不會幹他一下？」

「他們竟忽略了，自身並沒有負着戰鬥的任務，也沒有優良的戰鬥武器，一共只有七八十位同志，怎麼能與其他的部隊相比呢？幸而仗着口口軍的一個人，經常作他們的嚮導，好像一座高的長城似的，而安定了他們的心。」

「流水似的時光，很快就到了下午。前方的砲火不但沒有停止過，反而越打越近；忽然第二營的傳令兵，滿頭是汗地跑來，作了這樣的報告：「上面有命令，敵人離這裏很近，貴隊須急速退往安全地帶，免遭意外損失云。」

「中隊長因為擔心着出去工作的同志，急得滿屋裏亂轉，反把目前的危險，偶不放在心上，他腦海中惟一的問題是：一該回來啦？等他

一同走。實在也因為這幾個工作同志是隊內僅有的優良份子；真有點捨棄不下。天慢慢黑，接近了黃昏，情況越來越嚴重了。做我們掩護的三營弟兄，也不知開到那裏去了，眼看敵人很快地就會來到我們的面前，中隊長終於不得不忍痛下了退却的命令，並派張分隊長啓明，帶人上山，去探看敵情，掩護退却。

「張分隊長記下了集合的地點後，便帶了我同另外的四個同志，向村西的塔兒山上走去。本來，只知道爆炸，沒有軍事常識的我們，是不懂得人什麼左前，右前，向前後的，我們只把同來的分作兩小組，向山上前進，等到半山腰開，年才十八歲的李其俊說：

「停止前進，山上有動靜，別是敵人吧？」

「但另外一個據說說：

「恐怕是自己人，要是敵人，早就到村上去打了。」

「不管他是敵人或自己人，我們幹什麼來的？子彈上了臉，走！」最後分隊長決定了前進仍然向上爬去。

「那一部分？」當我們快走到山上的時候，對方忽停來了問號，並且是中隊人的口音。

「口口軍，你那一部分？」

分隊長回答之後反問了一句。

「自己人。」對方這樣回答着。

「終于這幾個大膽頭尚在夢裏的人，和他們匯成了一路，到了山上，人的黑影已由三面圍

近，突然地，在幾聲機關槍聲之下，發現了不是中國人的口語：

「王歌樓的交箱，（註一）八獸雅魯！」（註二）

幾十枝烏黑的鎗筒，已經對準了我們的胸口；這時機警的李其俊，出其不意地向後倒下，順山坡溜了下去，明逃了性命；崔同志剛一轉身便被敵人一槍打中頭部！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死去了！剩下我們沒有逃掉的兩個人，由武裝同志而變成了綿羊，連人帶槍，都作了敵人的勝利品。

三、受盡了非刑拷打

「一路上受盡了敵人的污辱，和漢奸們的謔語，天明，被帶到了老官莊，內心的憤怒，使我們忘記了疲乏，每個人在相互使眼色和小聲密語之下，決定了只有「犧牲」二字，任受多大的痛苦，至死也不說實話，既然被俘虜了來，誰也沒有生還的夢想。肚內這時已餓得兩眼冒火，但是你想喝一口水，都是萬不可說的。

「大約是早晨九點鐘吧，我第一輛被帶了去審問，在門外有兩個鬼子兵站崗的院內，方桌旁坐了三個日本軍官，旁邊還坐了一個不要臉的中國人，四周圍除了十幾個鬼子兵之外，還有忘記眼見，甘心當奴隸牛馬，喪盡良心的漢奸走狗。

「跪下。」走狗們在吠叫。

「你叫什麼？」

「我叫王二捨。」

「那裏人？」

「河南密縣。」

「當了幾年兵啦？」

「一共才三個月，是今年二月裏被徵出來的。」

「你是那一軍呀！」

「新兵，不知道。」

「你們軍長叫什麼？一共有多少人？」

「每句問話都是由日本人說給問話的漢奸，然後再由應用中國話問我，得了我的回答後，又用日本話說給鬼子聽。

「我是新兵不知道。」

這是時上便像火燒似的被打了好幾個耳光，屁股上便挨了好幾腳。

「快說，不說實話槍斃你！」

「槍斃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第五連三班，班長姓劉。」

「你不是走鐵路破壞隊？」

「忽然，他問我這句話，我暗暗地驚了一跳，頭髮不由的直了起來。

「不是，我是新兵。」

「這是什麼？這不是在你身上搜出來的符號嗎？這不說實話！」

「漢奸老鬼子噁哩咕嚕的鬼話中，這樣大聲地問我，並舉起我的符號來。天哪！那上面明明寫着王炎斌三個字，但是我如何敢承認呢？」

「不是我的符號，我叫王二栓，不叫那個名字。」

「不是你的符號，爲什麼在你身上搜出來？難極會的，真混蛋。」

「的確不是我的符號，是我昨天在路上檢的。」

「在我忍受了一陣火辣辣的皮鞭毒打以後，很堅決地回誓他。」

「好小子，真有你夠的，大約不屬害的收拾你，你一定是招的。來！」

「命令如山倒，漢奸有漢奸的部下，服侍一個中國人是用不着鬼子的，馬上很快地便過來幾個人，把我按倒，用一根皮管插在我的口中，一股冷水便像箭一樣向我喉中灌來。」

「唉——呀！天哪！」

王炎斌同志說到這里，不由的長長嘆了一口氣，臉上還表現了當時受刑那種痛苦的表情，我聽了眼淚幾乎要掉下來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身子已不在那地獄里，而回到原來的地方，由嘴內塞到肚內，那種難受，就不用提說。不久，從遠處發出了尖銳的慘叫，同鬼子的狞笑這正是表示着中華民國決不會滅亡，中華民族決不聽征服的吼聲。在這聲怒吼中，我們都咬緊了牙關，盡了我們應盡的最後最後大的責任。任憑敵人如何毒打，在我們這四個俘虜一身上是一無所得，我們終於從敵人的死神手裏將我們的生命奪回來了。這樣苦難的生活，

過了二十七天，又被檢檢馬鞍似的由曲沃檢到了臨汾城裏，第二天，鬼子便復讎的判了我們的罪刑：

「你們是好好的老百姓，皇軍打的不是你約，打的是蔣政權，共產黨，優待你們的，願重不願意？要好好作事的苦力的有。」

「鬼子在說完這話時，臉上還放出了猙獰的、惡毒的、目光，不，這是麻醉的毒藥，是愚民的愛克司光！」

「我們在這種判決之下，真是喜出望外，心中的一塊石頭，到這時方才落下來。」

四、苦力的生活

「那四個苦力交給你哪！要叫他好好的心焦心焦的。」（註三）

當鬼子轉身對一個恭敬地躡着腰站在他旁邊的中國人說罷後，那個鬼子便把我們帶了出來。他大約有四十多歲，圓圓的臉，兩個魚眼胞子，一身肥肉，走起路來活像隻鴨子。名字叫做王福，山西人，就是現任的苦力頭——在敵人勢力之下約有威權者。他帶我們領到了他的辦公室。除了王福那隻魚珠大眼，然後告訴我們應做的工作，並警戒我們不准逃走。班次也分配好了，我被派在第二班內，班長叫陳排超，也是一個被俘虜來的士兵。

「不到幾天的工夫，我和他們成了最親密的或患難相關的朋友，他們都是從各地被俘虜來的

百姓或士兵，每天像小鳥被關在籠子裏似的，不得不與他們磨磨背大米，搥水，掃地，打雜等工，一不小心或做得慢一點，不論那鬼子高興與不高興，你都有挨打的危險，回來還要挨工頭的罵。每天的王價是三毛錢，班長是四毛，不做工便沒有錢，還不管飯，有時也可以吃點鬼子吃過的殘餘。

鬼子兵的飲食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把大米麥子同小豆放在鍋內一煮煮着吃，他們現在已沒有鋪頭和餅乾吃了，除非出發的時候才有湯吃，我同鬼子相處了五個月之久，有時也能同他們打鬧玩玩，但是不能得叫他們佔點便宜：如果鬼子兵高興時，他們也能叫你米西米西（即日語吃飯）並且有時還會賞你一根「打馬狗」吸（即香烟）如果你要稱呼他一聲太君，便高興的不得了，內中有兩個兵和我很好，一個是田寺，一個叫井島，時常問我想起鄉不想，有一次井島把我拉到一个下賤女人的地方，拿出了一元錢對我說：「我的金條的一塊（註四）你的「塞古塞古」的（註五）我的看看的要頂好的。」

「真太混蛋了，他要我當着他的面前作活把敲給他看，我手萬不得已之下，爲的要保存此身繼續殺敵，所以說在他的刺刀威嚇之下，很痛苦地執行了他的命令，在他的導演之下，演了一幕活的西洋景，博得他一陣拍手的狂笑。

「給日本人做事只有一樣便利，就是你只要把你應做的事情做完，便可以走你的，帶了苦

力符號，危臨汾內，隨你亂跑，沒有人過問，顯然是不敢得罪你的，我們幸而審這一點自由，才有了逃脫的機會。

五、苦力的民選

「工頭王福是一個甘心給鬼子做事的走狗，對苦力他是毫不客氣，要打便打，說罵便罵。苦力每天應得的三、四錢，他要扣五分，可憐的苦力，一方面在敵人刺刀下走來走去，一方面還要仰他的鼻息，真是可憐極了！幾個苦力班長，忘記了他們也是一樣地被俘虜來的，居然也作威作福任意欺壓我們，因此在苦力羣中，就燃起了革命的烽火，一遇到額外的派差，大家便採取了甘地的不合作主義，故意就誤了他們的時限，因此，工頭會常常被鬼子叫去，罵個狗血淋頭，當然，他回來便是拿苦力班長同苦力來洩火氣，終于在這種情況下，厲害的工頭不得不收收威風，並且響應大家的要求，于是苦力的民選大會，便在一間破屋裏開了起來，大家重新公舉了幾個班長，我們一同被俘虜，張分隊長（不久也逃出）同陳廷秀，便被推做苦力羣中惟一放星，解除我們痛苦的小領袖。」

六、脫險歸來

「自從當了苦力，天天在打逃走的算盤，但是因為敵人在各城門口，盤查的過嚴，總是得不到機會，身上更沒有用了相的良民證，僅有苦力

證，是出不了城門的。但是還有一線生機，我們雖然不能出城，在城內倒可以隨便來往，因此，接近老百姓的機會很多，我們便在老百姓身上，活動起來，不是同這個拜把子，便是同那個認乾親，張啓明就是用這手段先我們逃出虎口的，從他走了以後，我們逃走的心更急，到底還是中國人的心同着中國人，我們便在這種幫助之下脫離了險境。

「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那一天，我們整整地被俘虜了六個月。清晨起來，便把應做的事情做完了，在十分有把握的計劃之下，我們開始化妝：我穿了一身賣油條的衣服，提了賣饅頭的法寶——籃子——裏面還裝了半籃子的油條饅頭，李萬洲因為他會剃頭，便裝做一個剃頭匠；陳廷秀呢，裝作商人，約會好了出城後的集合地點，便分途去找自己的出路。但是如果出不了城，便有生命的危險，這全看個人的運氣和本事。我說，操着油條籃子，一邊走一邊叫賣，走近了北門，兩個送我的人便在城門裏把我們叫住買饅頭吃，一同同我東拉西扯，吃完了說：「明天給饅頭吧！」我便便偷偷地走出城門，鬼子兵並沒有攔我，也許是因為我穿的衣太像了的緣故。

「你看，就是這件寶貝衣裳，救了我一條命！」他說到這裏，又將褲身上的衣服前後舉起來給我看了看。

「剃頭師父李萬洲，不久也走出城來，可是陳廷秀，我們等了他兩天，還不見他來到；沒有辦法，只好向我的地方走去，暫時先找我們的安身地，便投到就近的九三軍裏面，當了兩個月的便衣偵探。

「後來聽得第四中隊開到了山西，我便寫信叫他們把我們兩人要了回來，我因為想到家中得着我不幸的消息後，不知道要如何的痛哭，如何的難受，所以很想趕快回去看一看，李同志現在還留在第四大隊繼續着殺敵的工作。」

「當王同志辭職後受刑的苦況時，奮鬥了半生年高有德的指揮官，不由地想起了他當初在北伐時代所親身領受的一切，而流了同情之淚。第二天便給了他三十五元贖，要他們修理門面，換換衣服，並准他三個星期酌省親假。

現在，王炎斌同志，已經回到了密縣的第一區王審河他的家裏，當他臨行時，我攔住了他的手說：

「喂，王同志，你還回來不回來？」
「怎麼不回來？要給我們就幹到底！再見吧，同志！」（完）

（註一）混蛋
（註二）工作
（註三）洋錢
（註四）性交的意思
（註五）性交的意思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戰地通訊

新黃河之東

葛佩琦

一、黃河的偉大產兒——新

黃河(黃汜)

黃河，滋長了中國美麗的文化，孕育了中國輝煌的歷史；而今，又在用獅子般的吼聲，奔騰澎湃，站在國防的前線，來保衛中華民族的生存；浪花飛騰，倭奴驚駭，誰能不說，他是頂天立地，偉大壯烈的抗戰堡壘！

「父是英雄，只好漢一。勝黨時代的需要，選定徐州會戰後的佳期，來拉生的新黃河——黃汜，站在國防的意義上來說，是更較黃河偉大幾倍，我們就說半壁山河賴以存在，無數蒼生藉此普渡，也不為誇謬。

開封淪陷，鄭州危急，眼看倭寇的鐵蹄要踏破美麗中原；黃河於憤恨震怒中，突破安眠的高堤，走出可愛的故鄉，由中牟而南，一瀉千里；原野中波濤澎湃，大地上狂浪奔騰；擊退了敵寇的大砲戰車，吞沒了倭奴的戰馬卒兵；震憾不退，豫秦得全。新黃河是在這樣光榮的戰鬥中誕生；是在這樣壯烈的戰鬥中長成。

於今，他——新黃河——已經滿週歲了，他隨着時間的增長，更加壯健強大了。在夏秋之

間，他的宏量會較平時增加幾倍；橫寬，由數十里至百數十里，水深，由數尺至數丈。駭濤滾滾，巨波縱橫，長穴一瀉數千里，更顯得雄偉英勇。無數的村莊，幾萬地矗立在洪流的衝激中，穩如泰山，表現了為祖國，為民族，而忍受一切痛苦的精神英勇態度。誠懇而樸實的農夫們，為適應生存的環境，為適應時代的需要，用他們粗獷而有力的胳膊，掀起了成連的扁舟，行過平地，穿過禾苗，高粱穗的頂上駛行着成百的篷帆，載着千百萬健兒，鐵騎，渡來渡去，暢行無阻。可是以大砲坦克車為主力的敵寇，只有望洋興嘆。在冬春之際，水質是變混了些，可是黃水早所夾帶的黏土，沈澱，淤留，構成了廣大的泥灘；經過日曝風吹，表殼微凝，團成人行小路，健兒可以不藉扁舟通過，險惡怕黏成泥脚，依然無驚。在寒冷的冬天，沒有識路經驗的行人，誤沉其中，呼救無人，愈掙扎愈深，泥至半腰，冰凍而死，是常有的事。可見他成力的一班。泥濘的新黃河，構成了新的中條，太行高山，保障了汜東的健兒，築成了國防的堡壘，啊！他要比中條，太行更加偉大雄壯！

現在，敵人為削弱新黃河的威力，為限制新

黃河的自由，正運計劃用假套技術，由朱仙鎮至淮陽，為他形成安眠的堤岸，使他的行動，不再那樣兇猛。事情極有成事實的可能。希望與新黃河相依附的健兒，和政府當局，為爭取新黃河的行動自由，為鞏固國防的屏障，正在及早予以澈底的破壞。

二、專員吃大餅

新黃河，為保衛祖國，為捍禦敵寇，在原野中展開了兇猛的神勢，在大地上馳騁縱橫。在這些區域的同胞，也和戰場裏，在砲火下一樣，他們在為抗戰的勝利，永久的光明，忍受着飢餓寒冷和一切痛苦。田園，不索代價的讓給新黃河，作了國防基地，村莊成了孤島，生產完全停止，他們被毀未見，已經二年了：連草根樹皮都得不到，那些老弱的人們，只有等待着他們覓食在外的人，送回點食糧來延續生命。但他們並無怨言，唯一的希望是抗戰趕快勝利，黃河好回到他的故道，他們也可以重溫天倫團聚，衣食飽暖的滋味，他們明白他們的痛苦是敵寇的罪惡。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拂曉，鬼子兵以四十輛汽車開到了汜東新興的軍政重心的秋渠集。經過地方團隊的幾次猛烈衝擊，終以敵我砲火懸殊，根據「不打硬仗」的游擊戰術原則，下令退守八丈溝，指揮部移進黃汜，我因想要想觀看究竟，以盡觀察之責，剛着口副司令留在前邊，到午後三

時許才總到指揮部所在的一個小村莊。一進莊便遇着王專員的隨從兵，他第一句就問：「觀察員吃飯了沒有？」我回答說：「沒有」，他接着就說：「趕快去，專員在吃大餅呢。」

我經過了鴨灘泥和水，進到了三間經過水泡，將場而還未塌的草房中，王專員坐在一條長木樑上，手裏拿塊比煤炭略白的油餅，在很香的大嚼着。見我進去，趕快將放在旁邊柳條托盤的一塊油餅給我，我沒有講客氣，就吃下去了。慢慢地才曉得餅的來源，原來是這村莊的父老，爲慰勞他們的軍政最高長官——王專員——的抗戰辛苦，所以在午前專員一到，他們就準備飯，費了相當的時間，才在週近村莊向一家富戶，找到了點白麵，但那是從倒塌的房子裏邊挖出來的小麥磨成的，所謂白麵，已經徒有其名了。湯，是用同樣的麵倒在水裏煮成的，這是豫東特有的「甜湯」。菜，是用油炒乾的辣椒，沒有食鹽，因爲鹽運進黃汜，價錢已經相當的高，在這裏找不到。聽得大餅的來源之後，越感到大餅的香！同時，在想像着抗戰受偉大犧牲的汜區同胞，自己在飢寒交迫中，而還這樣誠懇熱烈關心抗戰官兵的時候，我感激的流出淚來！

三、秋渠集

「經過敵人幾次的『掃蕩』，秋渠集愈形穩固了，秋渠的市面也愈形繁榮了，我們真是愈戰愈強。」這是住在渠渠的一般人常以半商半農自傲

的口吻而說的。不，不是誇耀，事實確是如此。

秋渠集是在豫皖邊區的鹿邑、沈邱、太和三處交界地方的一座土寨，離新黃河東岸十八里。在敵軍的巡視圈外三十里，約有三百戶人家，在平時雖然已經是週近知名的村鎮，那也不過是因爲牠每隔一天有一次一集一和每月有四次「會」具……拿到此地買賣或互換。自去年十月河南第二區專員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移來以後，秋渠一天天的重要起來了，他不僅成了附近幾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重心，而且成了來往山東、蘇北、豫南的門戶。來往魯西，蘇北，豫東的要員大都經過秋渠來探詢進退之路或渡汜之口。

在我們初到秋渠的時候，橋上僅有一二小車店和賣菜舖，此外是沒有什麼的。秋渠週圍的道路走和其他地方一樣的平川。經過了敵人的幾次「掃蕩」之後，負責的當局接受了事實的教訓，加緊了道路的破壞。在一月之後，秋渠附近幾十里的道路變成深溝，溝中挖出均土，築成了高谷；行人可以通行於溝中，可以來往於谷頂。但敵人仗恃的惟一交通工具——汽車，是完全失掉了效用。因敵人的幾次進犯未退，人心愈加安定，市面也一天一天的發達起來，開辦了合作社，軍衣裝，洗澡塘，小學校，輪訓班。……

三月的陽光，普照到大地，人們感到無上的舒適和愉快。秋渠東南角的那塊菜園，變成了人們呼吸朝氣，欣賞夕陽的樂園了。每天過午在夕

陽西照的時候，那些士兵們三三兩兩拿着胡琴竹笛，歌本……在此吹，打，拉，唱。有的

在幫忙農夫們澆田，有的在替人家挑糞；抗戰的歌聲和體健的響聲合成一片；士兵和農夫融洽成了一家人。此地再也不沉寂。因爲農夫的殷勤灌溉，在大地上還帶着幾分睡意的時候，嫩而黃的韭菜，綠而黑的菠菜，牠們已經由地裏鑽出來，告訴人們「春」來到了。春風舞動了金黃色的柳枝，幾朵桃花也在含苞待放。英國西南角三間草房中住的那老農夫的女兒，每在晨光熹微中，便蓬鬆着頭髮，攏着一隻瓦罐到蔬菜的井中汲水，含苞待放的桃花與春睡初醒的處女面色在微紅的晨光中相映，比藝術家筆尖是要美幾幾倍的。這裏有壯士的歌聲，有桃梨的芬芳，誰說前方工作艱苦。「我們同敵人決勝負，不在大的都市，而在廣大的農村。」這話由事實的證明，真是千真萬確。

在秋渠東南角綠的叢叢中，多出了幾座莊嚴而樸素的烈士之墓，將更增加秋渠的永遠光榮

四、敵人「以華制華」政策的「成績」

「一口口都爲軍出發了，騎兵到了試量集，看樣子有南犯企圖。一連是一月十六的深夜，担任口口公路的聯絡員，急急忙忙跑回來報告的。」

敵軍騎兵昨夜到了虎頭崗，恐怕要來衝飲渠，視察員可以準備準備。——這是十七晨我剛起牀，要到東南角海菜園散步，在門口遇到專署的隊報隊口隊員告訴我。案門上敵衛兵已經把槍從肩上拿到手裏，每個都用兩手托緊了槍，面孔現出緊張的表情，好像有什麼不吉要發生似的。我在折回來的路上，聽從從旁邊過去的兩個兵士說：「連部剛接到前方口口排的電話說發現了敵軍騎兵一部，正在向我前進。」我剛回到屋子，有魯西口口警備司令部的趙副官，穿着一身偽軍服裝，滿頭是汗，急急的走進來說：「報告視察員，洋馬和戰利品已經送到了，在北門外，他們崗上不讓進。本來我們應該早到幾天，因為敵人出發，所以在口口司令（偽軍司令）那裏停了一星期，昨天晚間口口司令派一中隊騎兵送我們到試量集，我們走了一夜才到這裏。」我走到北門外，已經有許多老百姓和戰兵在那裏圍着看，五匹大洋馬，每匹身量都有七尺高，鞍轡整齊，還有些黃大衣，氈子，戰力，太陽旗，……旁邊站着四個穿偽軍服裝裝雜料糾的兵，在戰隊中理出了風樣的興奮。這是任魯西抗戰成績卓著的口口司令，而獲戰利品的一部，送來轉繳行營的。因敵人在膠海線附近戒備嚴密，不容易通過，所以這樣大批的戰利品。就在偽軍口口司令出兵犯我的掩護下送過來了。

☆ ☆ ☆ ☆ ☆

三月的一个下午，在夕陽西照的時候，大地

風光特別顯着美麗。口口都偽軍司令部門汽車運一個小村莊——劉菜園，停了一下，不到一會功夫，每輛車上裝了幾麻袋大米又開回了。

幾輪着號不明的汽車，每輛帶着兩隻光亮的電光眼晴，在當天的夜間衝過敵軍的戒備線，駛過膠海路向北開去。在日本憲兵得到口口部汽車私行出動報告的時候，我們的十萬子彈已運到了魯西。每個健兒都感到異樣的興奮歡悅，在全部官兵的歡呼，歌唱中，赴西安管轄軍事長官，請不殺敵總宜的魯西口口司令，不。現在已經受口口口撞彈，也下了汽車。

☆ ☆ ☆ ☆ ☆

一個青年的偽軍翻譯官，每月有百餘元的報酬，工作也不繁重，生活相當安閑，然而他終日在愁眉不展，憂苦悶，煩惱……每次那個住在口口地方的聯絡員回來總是說：「一口口翻譯官問候視察員，他希望同我們聯絡。他會鑄是山東，寄居東北，中學程度，因為生活和環境的壓迫，先到天津，而後被派到這裏。」這是魯聯絡員繼續為他介紹的履歷。不久又換到了他的一封信：「一口兄：久慕大名，未晤芳容，思之悵悵不已，本想前往拜謁，奈公務忙迫，俗事累身，願結未遂，對不起的地方，還求懇願諒小弟吧！吾兄為國為民，毅志浩然，抱忠忱於祖國，懷熱忱於民族，誠為國家不可多得之人物也。似弟愛外人之凌便，風飄揚於世界，生則無榮，死亦有愧，

思之傷心，只可恨曾已吧！今天來信，弟有報告之事情如左：

1. 二十三日開來之國軍，騎步兵於當晚已向北方目的地進行，工作甚順利。
2. 二十五日午前七時，敵人之砲兵聯隊，用汽車二十七輛，由開封出發，向該部討伐，當日並未接觸，據報敵隊長擊斃，偵獲觸時，我部必向南竄，全偽軍防堵，並駐蹕之討伐隊約四百名，亦有堵擊之企圖。
3. 二十四日開封有國軍攻擊一次，並有便衣進入城內，槍殺偽警察數名，敵人數名。
4. 敵人知豫東吃緊，有增加兵力之模樣，據敵談稱，將由徐州，濟南增投兩聯隊，番號不詳。
5. 二十四日開往開封之火車，並未售票，均係敵人及軍用品，並在柘太，臨，寧，之兵力極少，每縣不過五十名。自開封發生暗殺後，各縣施行大檢索，檢舉開人。

弟除澈底調查，隨時呈報外，特先致達，謹此，敬祝捷報！並叩口口司令閣下安好，各機關諸同志抗安！弟口口拜啟。

☆ ☆ ☆ ☆ ☆

一個漆黑的晚上，北風在呼嘩地刮着，那個身量矮矮的，脊背略微有點彎曲，但體格很強壯。當門鎖着一個金牙的偽軍團長，除去在

特約 托爾斯泰的故居

譯稿

A.O.F.S. MOSCOW.

宗玲譯

(一) 莫斯科的住所

莫斯科很靜寂的街道中，有一條街叫做波魯霍街，那裏，矗立着一座木房子，環繞在一個大花園中間。

在拿破崙侵入莫斯科的四年前，這房子就建築起來了，牠曾親見一八一二年莫斯科著名的大火光，當時差不多全城的木房子都被燒光，而這座古老的房子却倖免於難，這也許正因為有那花園隔開了緣故。

一八八二年，這房子的主人——一個莫斯科的商人，把牠賣給了一個莫斯科。

托爾斯泰從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一年住在這屋子裏，後來他便回到了他那間的別墅——雅士那亞，波爾亞那去了。

此後他僱兩個莫斯科的房子，一次是九月四號，一次是九月十九號，都在一九〇九年，那時他

因遭經莫斯科而停留一宿的。

一九一九年，托爾斯泰死後不久，這住宅又為他的妻子——莎菲所買，目的在保存這所房子及其內藏，以紀念這個偉大的作家。可是莎菲僅只留了托爾斯泰個人起臥室裏的傢具，祇留下了所謂他的工作室和一間鄰近的書房。其餘的傢具大部份帶到鄉間波爾亞那別墅者，剩下的便一齊放進了貯藏室。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列寧手簽的法令公佈出來了，上面說論着這所莫斯科的房子收歸國有。立刻，整理和恢復的工作，馬上便開始了！

由於蘇聯，托爾斯泰——托氏的兒子的密切合作，和一班當年曾經到過這屋子裏來的人們的幫助，所有托爾斯泰生前的用具什物，包括一切陶器，廚房裏的碗碟，藍絲臥單，衣服，甚至至零碎等等，現在都一齊陳列在這裏了。

假如不長有那些印好的說明卡

片，有的掛在門上，有的懸在桌面上玻璃板下的話，你可以隨時會到當年，爾斯泰和他的家人圍坐在一張大的橢圓形的餐桌旁邊的情景，在那裏現在放着他們當年常坐的椅子。托爾斯泰肩下的椅子是為他暮年所得的最小的孩子文尼啞坐的。莎菲最寵愛這孩子，常叫他寶貝，可惜在小時候便死了。自她一死，托爾斯泰和他妻的關係便變得非常勉強，明顯的，文尼啞是托爾斯泰和他妻子中間最後家庭的聯繫的一環。

古式碗櫃裏面放了滿席上用的磁器，富有年代的木頭已起了裂縫；可是牆上的資料裏講究印着橡樹圖案的黃色皮紙，却還保存得很好。

掛在壁上的鐘已不能保持牠正確的時間了，可是鐘裏依然仍如往日那樣敲着，毫不管時針的移動，時間沒有影響這清楚的鐘聲。

左邊的一扇門通到他們夫婦倆的臥室，在波爾亞那，托爾斯泰是分居在另外一間臥室裏的。

一些傢俱的重新安放，和波爾亞那中情況很相似，莎菲的一張小

桌子，小得使人懷疑她怎樣會在上面做事。桌子靠在窗口，這樣光線很充足，不妨害他的刺繡寫作，並且他還可以偶然抬眼看窗外園裏的景色。那裏有茂密的活潑的跳着，冬天她的丈夫也常常快樂地溜着水。那床她為她丈夫床上特地編織的唯一的羊毛氈現在還保存在那裏。

兩張床並排放着，側邊都有一幅帷幕。托爾斯泰的疊着着，她的靠着牆，罩着一盞美的帳紗。在角落裏，放着一張小桌子，擺着臉盆水瓶。

從臥室便穿到嬰兒室，那裏可以見到文尼啞給提的玩具和木偶，當他在人間最受寵愛的時候，其他的孩子們們都已經長成了，並備的嬰兒室和玩具便都是他的天下。

從嬰兒室出來，便走進了半黑的過道，那一頭便是托爾斯泰的女兒泰妮娜——那裏安住的房間，有幾張名畫和一些古董擺設着在那裏面，地板上鋪着大紅毯子。

最近添的掛衣房，架上放滿了磁器與嬰兒桌上的銀器，兩把藤馬仗（註一）放在地板上。

在這屋子裏每家都有空角落，小的貯藏室，黑暗的過道——十足表現着家藏書之前時代的莫斯科古建築。

從一個寬平的扶梯上樓，樓梯口放着一架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時髦禮物，由一個朋友送給托爾斯泰的一輛自行車，靠在扶手上。

大紅地毯直通到過道的進口，多少來響的名片——中有最使人注意的就是有一張著名劇斯比里亞的名片也在內——都放在臨窗大穿衣鏡的一張小圓桌上，好像是客人剛才丟下來的一樣。

過道的盡頭是「大餐廳」(註二)那裏當年常擠滿了莎菲所歡迎的訪客與貴賓。她常舉行盛大的宴會，邀請一班年暫的漂亮男女，在那裏跳舞或是聽音樂。

托爾斯泰經常參加這些宴會。這個家庭裏每人各有其特殊的訪客。莎菲老是對訪客們說他丈夫的那一學生，他們來的時候都長得很匆促的一溜溜過過了過道跨入那離得很遠的那位作家的書房裏去了。

莎菲把來客分成兩種：一種是「黑暗裏的幽靈」，一種是她的快

樂人羣，托爾斯泰便承受了這些黑

暗裏的幽靈。莎菲的私室在餐所旁邊，鋪着非常華麗的土耳其的氈毯，一個土耳其人的影像懸着一面放光的鏡子。一張小桌子覆着黑底金黃刺繡的桌布，牆上掛着家庭的肖像。在這間房子裏，莎菲接待着她最親近的來客，這些人總不是托爾斯泰的

客，這些名列在黑暗裏的幽靈的客人，莎菲是決不允許他們來的。托爾斯泰在一九〇九年九月間兩次進莫斯科都睡在客室的。

從餐所另開一扇門通到一排暗黑的小耳室，從前名畫師格曾稱牠為「墳窟」。後來又為托爾斯泰加上一些樓進着這住宅的樓頂。托爾斯泰的女兒瑪麗的小房間便靠着這「墳窟」。

莎菲的衣服掛在玻璃門背後的小耳室。這扇門通着那「墳窟」因此瑪麗後一間的房子是一個小臥室，住着管家婦和女裁縫們。這所住宅裏有十一個僕人，在這「墳窟」的最後一間小屋子裏

住着托爾斯泰的隨身僕人，西諾夫可夫。

人們要穿過這間小房子才會到托爾斯泰的私人私室裏面——他的工作室和他的書房在這住宅最遠的

一端。牠們只有一個扶梯可容僕人們上來。托爾斯泰似乎竭盡可能請在這住宅的範圍內遠離着他的家庭。

托爾斯泰的工作室只是很簡單的一個走廊般的模樣。有一個門和一個窗戶可以窺見庭院。在這裏面，托爾斯泰做着最酷愛的工作，袖

一雙長筒靴子，那是托爾斯泰親手做的。他們小凳子，皮匠用的和木工用的工具都放在那裏。跨過一個門檻，你便走過了這大作家書房。並不很大，不過具有一九百的平方米地寬。

這裏面和他在波爾那亞一樣，他，椅子的腳，差不多錯去了應有高度的一半。任何人都該記得托爾斯泰是個近視眼，但是他不受戴眼鏡，爲了方便他的工作，他自已把椅子腳縮掉一半。

窗櫺。靠近火爐放一張高桌子，上面架一塊傾斜的油木，這樣托爾斯泰可以站着寫作。

書房裏的傢具一種覆着黑色的羽毛紗。書房裏的天花板比這樓上任何一部份的要低得多。這裏真是一拿舊破以前一原封未動的樓頂格式。房間裏有四個大窗戶對着花園

，這位作者可以關起門來在那裏享受他完全的孤獨與靜寂，一切從餐所裏傳出的歡笑不會傳到他這裏。

「復活」的大部份是在這裏寫成的，還有「父親墳墓」和「伊凡約克之死」都在這桌子上完成的。「我們能幹些什麼」「我的宗教觀」和「我們能够做什麼」都是在此創作的。

托爾斯泰在這桌子上最後的寫作，是俄國復西諾夫決定驅逐他出教的中請。

僕役們上來的扶梯，托爾斯泰常爲了躲避莎菲的訪客，便打這梯走到庭院或花園裏去。

傳者在。

在托爾斯泰成爲這住宅的主人

前時，樹林已經過歲，現在都已
古樹蒼蒼，轟然震駭了。

一九〇一年托爾斯泰個別離了

他們的家。在這條靜寂的莫斯科的

邊魯洛克街上。

托爾斯泰的文稿只有一小部份

留在這住宅裏，波爾那亞祇有很少

，他的文稿大部份都保存在托爾斯

泰圖書館裏，國立圖書館裏，

以及列寧圖書館藏稿的部門裏面。

註一：羅馬什是俄國家庭中實
某國的金屬。大鑿明是一班貴族家
爲保持貴客特備的餐所
同。與平日自用的餐所不

文壇廣播

林語堂先生自上月由美歸國後，現寓居北碚新村從事長篇小說寫作，並擬親赴前方巡禮，以搜集英勇之抗
戰史料云。

上月敵機狂炸北碚時，老向先生曾受微傷，（見本期刊作家書簡）現已痊癒。已爲本刊寫好中篇小說「黃鵠
子」準備第六期起刊登。

孫伏園先生於五月赴大竹調護保甲長。爲時一月有半，成績斐然；今已返北碚，稍事休息後又須赴昆明教
育廳兼，伏老在抗戰時間整日忙碌，而身體且更變強，友人聞之，無不爲之慶幸。

老舍先生現隱居陳家橋鄉間，專從事萬行長詩之寫作，聞辭半年後始能脫稿云。
梅林先生之長篇小說「歷程」，不久即可脫稿，選子先生最近將有第一篇小說在文抗會主辦之會報五十一
期上發表。

王平陵先生在黃角燈山上寫「大時代的女兒」，沙雁先生近更有作品在大風上發表，開在渝文化界頗爲活
動云。

活躍於電影界之陳波兒女士自前方返渝後，創作甚多，爲本刊所寫之「活埋」兒童劇等，將陸續發表。
趙清閣女士之五幕話劇「女傑」業已脫稿，將由華中圖書公司出版云。

陸丹林先生在香港主編之大風，自六十七期起改由中國文化協會與遠經社合辦。爲半月刊，內容煥然一
新，篇幅增加一倍以上，稿費亦增加，聞銷路甚好云。

上海西風社黃嘉德先生主編之「西風精華」季刊創刊號業已出版，專以譯述西書精華介紹歐美讀物爲目
標，對西洋文化作進一步的介紹。全書用薄紙印刷，共三百〇四頁，售價九角，內容富豐可謂價廉。

文抗會主辦之「抗戰文藝」自改月刊以來，篇幅增加，內容充實，出版數日，即銷售一空。
陳對庭先生偕夫人趙慧深女士，已於上月返渝，爲本刊所寫之新演劇創作講座，將繼續發表。

詩歌

北征之曲(續第三期)

別長安

(中呂朝天子) 阿房、未央、盡在繁華往。對一杯賣土夢黃梁，閉付與青翰扇。幾日流連，幾回迷惘，又征車向洛陽。建章、柏梁、只寫滿吟箋上。

華

(中呂醉高歌) 三峯浮碧天隅，落雁蓮花玉女。蕭陰道上欣相遇，仙掌招人言語。

賦

(南呂閱金經) 夜過明山路，當窗月色多。北望中條萬嶺螺。河、明關過，枕上只魔脫。

渡河至茅津

(越調天淨沙) 會與渡口寒衣，茅津劫後全非。馬背沈吟未已，衝空際地，管南風土雄奇。

棗溝

(雙調慶宣和) 平陸坡陀去路斜，撲面風沙。燕子溝前乍與嗟。隨馬！隨馬！

東延元夜

(中呂紅繡鞋) 最是中秋月夜，瀟然霜散人家，軍門一殿無魚蝦。

黃河月刊 第五期

戰場成鬧市，村樹整銀花。衣東延初駐馬。

會此三年苦戰，陣中一夜無眠，將軍坐話小窗前。平明遙兩動，號角助聲便望溝坡人去遠。(在郭原途中共四灣八坡)

土牆上有寇題字跡

(越調天淨沙) 桃林刺藪荒墟，衛垣灰筆痕。四字分明短句：「快東京去！」有家何日歸途？

沙溝

(中呂紅繡鞋) 林外一泓秋水，溝邊幾上柴扉。戎衣笑自戰場歸。馬嘶天地闊，烈士血花肥。染中條山色美！

忠馬讚

歸途一老卒指余所乘云：「昨年平陸之役，戰騎兵連六十餘騎，悉遭殺掠。獨此赤馬，奔至河津，浮涉過黃河南去。今軍中惟此一馬為身經百戰者。」

(雙調清江引) 吁嗟非中國馬，那許胡兒跨。風塵走若飛，奔至南山下。痛心死於河上者！

嗟斯馬猶忠義子！大勇原明恥，雖雄決有時，未了憂邊事，黃泥死何如歎死？

過澗池

(雙調落梅風) 對澗池月，思秦趙盟，蘭相初獨完君命。當時塵中賓主定，值誰變態也休聽！

重游洛陽

(黃鍾節節高) 北印山色，舊時明月。依然照我，鬢髮短髮。洛下塵，伊中影，陌上別，隔著鄉關遠步！

西工過衛長官

(中呂滿庭芳) 西工北國別來八載，莽莽烟雲。龍虎虎視黃河在，夜宴初開。歷百戰公何壯哉！便千盃我欲無猜。優游再，輕裘綬帶共上讀書臺。(題所居曰惜陰書室上有平台。)

未得至郭原比乃與蔚如將軍相見洛中並讀其近作

(中呂喜春來) 一行瀟水當前陣，百戰中條獨此軍。總我個儘人能文。吟句聲：「立馬日將陰！」

壽閱臺 (吳子玉駐洛時建即所謂廣寒宮者)

(中宮是春來) 登壇上將知何世！風雨中原又一時。後凋松柏歲寒姿，人到此，南去便關詞。

春意

(雙調清江引) 香山洛中詩境裏，金殿添朝暉。恰和蝴蝶風，虛洞險陰堆。遲花懶驚人醉已。

客談黃汛

(雙調枳郎兒) 向東流，又西流，淚眼望扶溝。南岸開堤北岸愁。看波飛濤走，一盞兒洪水灌中牟。

雪晴馮欽哉將軍赴綫井頭村

(中呂紅繡鞋)

綫井亭然大樹，周原遺奕平蕪。邙山少室列庭除。六韜書篋卷，一飲酒千盃，出村東頭又舞。

章

(中呂四邊靜)

洛川東去，山高，孤城水四隅。識者名無？誰保得中園！行都翠樞，望黑石關前路。

宿汜水

(中呂四邊靜) 雪深風勁，老幾披前半日行。敗壁浮燈，樓角上橫安頓。深更，笑聲，起捫齋忘宵冷。

榮陽

(中呂四邊靜) 髮絲草帽，慷慨當年過虎牢。轍跡前朝，如雲事少多？坡高，石橋，又上了梁陽道。

巴山夜歌

孫藝秋

——民族形式試作。——

窗外正是瀟瀟夜雨

簾前雨

壓垂了巴山的花枝

睜起朦朧睡眼

夜裏

正是三更子時

湖上的雨

把溪流肥肥的漲起

簾前的雨

是誰

是誰家兒女一手沒有歸期

只是這油燈兒

搖著深山的一點紅

狗兒不叫

雞兒不鳴

巴山亦睡醒朦朧

夢魂兒
飛渡關山千萬重

☆ 在遠方

滿地莊稼綠茸茸
清明過後

原野裏溜着麥苗風
麥苗風，吹着青紗帳

是誰

我們在太行山上

是榴花快要照眼紅的季節，
原野裏飄着麥花的香；

砲火轟碎了美寇的家園，
逼着你，走向遠方！

☆ 噴着兩陣陣羊的淚水，
從此種上異鄉的土壤；

惟有滿腔的憤火，
算我破身的行囊。

☆ 涉過無數道河流，
又爬過多少不知名的山岡，

我聽見一條橫亘中原的壁壘，
支撐着三千里土地的太行。

☆ 是誰家兒女？以戰爭對付戰爭

☆ 枝葉的碎響
嘯叫着近處和遠處

林中的情歌
寂寞了黃昏的薄暮

當優柔婉婉的角
驚起成羣晚鴉

農林裏走出來整齊的行伍

陳雨門

到太行有成千成萬的伙伴，
一個比一個結實，健壯；

他們誓為國家復仇，
把皮子們趕出邊疆。

☆ 我加入了這健進的一羣，
開始改換了行裝，

要在戰鬥中學習，
在戰鬥中生長。

☆ 黑夜是我們擊擊的好機會，
當陰雲遮住了月亮和星光；

☆ 余下幾間斜掛的鬼頭刀，
和那二丈長的紅纜槍。

☆ 大半是雄雞才啼過第一遍，

☆ 峯巒望蒼峯密
異鄉人，在峯巒上望蕭遠天
望不見天邊的砲火
只淋淋細雨
滴上衣衫

在連戰鬥的夜晚
守望勝利的實現

【完】

呼嘯鳴鳴地在亂山裏響，
北斗星是我們的最好嚮導。

它指示我們不走錯方向。

☆ 深谷裏留下加速的脚步，
恨不能一步衝進敵人的營帳，

☆ 陰鬼子們在做着淫惡的迷夢，
一步不響地打它一個猛不防。

☆ 有時設下埋伏網。

☆ 來一個活捉豺狼，
有時讓火車出軌，

叫它鐵道不能通暢。

☆ 這樣把大刀換成捷克式的新槍，
燒飯也全是敵人的給養，

雖然有時是衣寬兩袂，
但有時却又多得無處可藏。

附記：關於民族形式，到
如今還有一個具體的答覆。這裏依
照西北文藝界座談會討論結果
；吸收民間化的詞彙，並接受文學
遺產，以擴展開闢的內容和形態
會為新詩的確定的形式。這個試作
，當然含有拙陋引玉的性質的。

五月在城固。

黃河月刊 第五期

二一五

☆ 一整天的休息。
☆ 誰也不願再騎在坑上，
☆ 走在山腳下的過路店裏，
☆ 和伙計們快活地談笑歌唱。

☆ 成喝幾杯山釀的柿子酒，
☆ 來消消午夕斜陽，

☆ 尤其聽老人們講游擊故事，
☆ 聽把入笑話肚腸。

☆ 那是一種多麼有趣的老人，
☆ 旱烟管噴得週週煙霧茫茫。
☆ 沙沙地一筒烟抽完了，
☆ 故意地在鞋底上敲得叭叭的響。

研究遊擊戰術戰略

秦嶺

探討敵後政治經濟

三卷一期目錄

- 領袖對本班第三期學員訓詞
- 白部長對本班第三期學員訓詞
- 何部長對本班第三期學員訓詞
- 教育長對本班第三期學員訓詞
- 教育長升旗訓話
- 一九四〇年夏季的國際戰略形勢：黃震遐
- 抗戰中幾個重要的軍事問題：李銘鼎
- 我對於中國抗戰的觀感：鮑毓璋譯
- 戰爭之史的發展：朱一民
- 黃金過多在美團：郁威譯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總經銷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訂閱處：

西北游擊班秦嶺旬刊社

定價表

全年：伍元
半年：二元六角
零售：一角五分

地邊穿邊說的，
他要敲碎鬼子們的小頭腦，
敲出它血紅的腦漿，
叫它的靈魂永飛不回故鄉。
☆ 於是戰場成了我們的家裝，
☆ 太行山也全披上了武裝，
儘管讓敵人謠言掃蕩吧；我們正等候敵人投
向這兒滅亡。

生產文學 二百五十碼

王喜平

——賈勤的博愛帆布合作社——

紡車前奏曲

雨後，從泥濘的黃土路上向上爬，很吃力，在半山坡的地方，新築起一片黃土磚瓦房，高高的飄揚起鮮豔的國旗，那就是博愛帆布合作社。

走進去，是一個小院落，幾列小花畦，菊英，月季，正開着花，極好看的，特別在園後，更顯得整齊動人。一種吼吼軌，撈撈撈的聲響，從房子里吼出來，震盪得花畦都有些搖動。

指導員很和氣的把我們帶到紡紗室，按他們的編號第一工作室。房子不大，土地，土牆，作繭綢色。室內前後多窗，空氣好，光線亮。當地排着三列紡車，像御製飛燕撈着的棉絲，在運動的空氣里旋轉，乍走進去，叫人不好喘氣，他們却很慣習的樣子。

志榜榜……志榜榜……
紡車像搖琴，從工人手裏唱出

自然有的旋律的樂曲，這樂曲有些「亂耳」吧？但他們自己聽來，一定是極美麗很和諧的，因為這樂曲正愛他們的心聲啊！

在室內看了半天，他們似乎並沒有注視到我們，兩排美女工的臉，一排是男工熱頭，都甜密密地沈醉到工作里。手加速的搖，紡輪不息的轉，線子瘋狂的飛，一切在動，在叫，在舞。頭頂了再接上。再搖，再轉，再動，再叫，再舞。

他們的臉色紅紅的，健康的，興奮的，真不似一般工廠里那種壓壓悶悶。他們眼睛射出希望，手裏增加着力量，都拼盡全力工作，儘量落後的樣子。

指導員說，「他們多半是社員，社員的薪金比較員還少，每月二十五元，而職員每月只有十五元，本社經理才祇有三十元，他們還可以分紅利，得獎金，」我聽了。一面點頭，一面感嘆，他又接下去說，「就在那個老婆不養社員，她自

願來工作的。另外，那邊對幾個老練習生。」

「不！指導員又指那那位老太婆，「祇有她一個是本地人，其餘的都是河南一帶逃來的難民，少數的屬鄭州工廠里的工人。」

看他們胸前衣襟上都繡上紅色三角的工台標識，特別女工繡的好看，藍衣裳或白褂子繡着紅字，更顯得醒目。他們像小學堂得到的獎章一樣，很榮耀的繡着它。

十幾輛新車，在熱呼呼，在飛旋着。雖然發出不同的聲響，但活似一曲大合唱一樣，是以同樣的旋律，同樣的節調，匯合成了一部複雜的交響。

線輪動了

走進第二號工作室，是一個很大的密洞，形狀像一個大城門的洞子，丈多高，兩丈多寬，上面約土有四五丈厚，頂上還鋪着鐵齒。再向裏面去，是狹長而彎曲的防空洞，可以通到工人宿舍，指導員快意的說：

「我們還要不怕敵機，前次狂炸實洞，上面落一個大炸彈，只炸塌了一塊土，在洞裏震動得並不十分利害。這裏的土質很厚，真可以說是我們的保險庫！」

右邊，堆起許多紗線，和織成的帆布，一層層，一疊疊堆疊起來，十分整齊，另有一種說不出的美。白白的，高高的，我感到那布紋和線堆裏藏了工人大眾的汗水，也顯示着工人大眾的創造力啊。

右邊，是一個經紗機，兩個工人正忙著經紗，一個站在後面，料理線子；一個站在前面，手扶輪軸，管理着紗線。他們細心的工作着，汗水從額邊滴下來，背上的衣裳濕透了，潮溼的天氣，特別的悶

朴東雲訪問記

丁 辰

是一個天氣特別晴朗的日子，我拖着病後的身體，同老友辛四到

獨在會到了他，不由地內心燃起了一種崇高無上的敬意。

韓國青年救地工作隊去。在一個廣闊的庭院中，那些古老的參天大樹下，我會見了一羣韓國弟兄；他們

身體並不十分高大，方方的臉，濃眉，一種北國健兒的質魄，在他身上散發着！

那樣的真誠誠實，那樣的熱情活躍，我像看見了十數顆赤熱的心在跳

他是鴨綠江畔新羅州的人，從小就受着母親正義的教誨。他的母親爲了協助東學黨曾作過許多的工作，復國運動的思想，在童年時代

，因爲過去對於他的事蹟非常欽佩

便深深帶固地長在了了理位北國青年

的心裏，他在十七歲的時候，因爲受不

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曾秘密地運結了四十幾個同志預備偷渡過鴨綠江大橋，到中國境內來。不幸

被發覺了，除了少數的同志逃了過來，他和沒有逃出的那些人便被送

到監獄中，拘留了兩個禮拜。

的經過。

我們在一兩個短短的寒暄之後，

他不是一个富人，生活使得他不得不奔波流浪。他在家鄉開過雜

貨舖，一九一八以後在長春開過旅館和西服店，當然在這期間他並

一我想如果不打進他們裏面去，很難做出一點事情來，於是經過幾次的進行，我輾轉到了青島，在去年六月裏，我便加入到了日本憲兵分遣隊裏去當翻譯。

「工作地點在永濟城內，到」

憶王曲

翟宗沛

還是去年八月底的事。

在距離西安約×十里王曲鎮的太師洞內，正當夏歷七月十五的那一天，皎潔的夜月仍掛在高原的樹梢上，號聲已驚醒了千萬睡夢中的人。人們在月色中匆忙地整理衣裝，預備參加那莊嚴的中央軍校第口分校十五屆同學畢業典禮。生長在南國的我，也在這緊張的空氣中，與虞師離開了太師洞，步月至八寶寨，約余宗琳君同住驛館。

走到塞外空場上，饒余君整裝的當兒，便偷賞着那夜盡天明時的西北風光。晨風微微的吹來，不覺便低吟着「雞黍不爾五更寒」的詞句，心裏倒好像服了清涼散似的，感覺恬靜而舒適。

不知不覺間，月色漸漸的暗淡，東方已發白了。這時虞師忽然的對我說：「宗沛！你看，日月正相望哩！」我轉向東方看那黃高岡上蒼林裏閃閃出現的朝日，再回瞻來雲中，再再地沉靜大地的明月，也無心去吟咏那阮嗣宗咏懷詩中的名句，並推讓其意蘊；只感到人生在這日月運轉中，不知辜負了幾許美景良辰，失去了在真實過程中領會人生真味的機會，等到時過境遷，莫名的悲哀又留入內心的深處了。

正在凝神天際，忽然汽車的履聲打破了靜默的空氣，恬靜的心又開始緊張起來。走下崎嶇的亂石路，踏上平坦的汽車道，王曲的新氣象吸引着我們的心神。自然的林，泉，山，石，襯着那入爲的建築佈置，在晨光和煦之中，顯得分外莊嚴美麗。千年以前漢唐的古都，經過了無數的烽火和兵燹，在遠離城郭的郊野，一般人們想像中荒涼寂寞的廢墟，不是身臨其境，誰也不會相信竟有這樣熱鬧繁盛勝勝地。我不知道這是天降地利的厚惠，抑是人仰力量偉大。我表現；我也不知道當年匈奴騎騎到了甘泉，突厥寇兵飲馬於渭水，長安的南郊，是否仍有今日照樣的景象？

誠然，不到東南，不知中國的富庶；不到西北，不知中國的偉大。最可寶貴的，是富庶的東南，仍含有莊嚴雄偉的景象，如在北固山巔，俯視那滔滔的大江，中山凌秀，對着那無際的廣場；偉大的西北，依然有明媚綺麗的風光，如你登臨終南，步上翠華，在榆林夾道中，靜聽那潺潺的溪水聲，如琴韻般的悠揚，或者靜息在龍藏池

那兒，我一方面連絡同志，一方面運籌中國游擊隊和軍隊。

「當然，起初他們是不信任我的，我便先事實來取得他們的信任，當我在那裏工作的一個時期裏，我利用日本不諳中國話的便利，釋放了不少的游擊隊。」

「這次事情的發生，並不是我的目的，不過正我得到要把那抓來的六個中國游擊隊員槍斃的消息以後，我便不得不改變我的計劃來做這件工作了。」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又拿起香煙，

旁，柳陰深處，刺陽暖人，都會使你以為置身江南。

生在汽車裏，思想如城中倒瀉的飛泉，在深谷裏翻騰澎湃，我早已忘了我自己。我好象波濤中的小舟，順着波浪而低昂迴蕩。當舟子將我停頓下來的時候，我彷彿到了「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河岸，可是我並沒有看見「花月正春風」的景象。人們來到此地，不是流連光景，尋舞歡娛，却是懷着熱烈的情緒，來鼓舞將要踏進民族戰爭火線上的健兒，去為我民族開闢新的康莊大道。

到了河西大校場，在軍樂齊奏聲中走上來賓的觀禮台，見遠處排列着無數整齊的隊伍，看不清個別的形影，只見幾條筆直的行列。等到高級將領巡視檢閱後，只聽得指揮官一聲口令，步兵，騎兵，砲兵各隊均應聲而動，灰沙起處，便和着雄壯的響聲，響他的馬蹄聲，隆隆的砲車聲，如果你閉目靜聽；像狂風驟雨來臨時的雷響，像翻騰汪洋大海的浪聲。待隊伍行近你身邊，你再睜眼來視他們的儀態，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的神情，會使你操着得意忘記自己已經困。

大隊人馬繞場一週，歸復原位後，再邁步齊集司令台前，恭聽長官的訓詞，在彼同學的贈言，接着有畢業同學激昂悲壯的答詞：「將士的忠魂，指示着我們努力的方向；領袖的偉大，保證着我們抗戰的勝利。……山河壯麗，象徵着我國堅實的人格；漢唐的往史，預兆着我們光明的前途。……」從這一片答詞中，散佈了無限的忠勇熱烈的情緒；這種情緒深深進入了每個聽眾的心裏。

我滿心充塞着莫名的感憤，想到敵人毀滅了我們的家鄉；想到敵人破壞了祖國的河山；想到前線將士前仆後繼的忠貞；想到敵區同胞顛沛流離的慘象。現在為了保衛民族的生存，為了恢復已失的國土，為了伸展人類的正義，為了驅逐萬惡的侵略；我們這二千多個健兒又要踏着先烈的血痕，進入人類撕殺的戰場了。我面對着兩千多個健兒們忠勇沉着的神態，我內心的熱淚，幾欲奪眶而出。但是我忍住了。我想留着我熱淚，到國仇盡復，國恥雪盡的那一天，來痛哭無言，割斷國傷。我覺着我的熱淚，到處抵抗最後勝利的那一天，在那個狂歡的興奮空氣中，盡情的流溢出來。

來聽了一支。

「朴同志，我希望你能把當時的情形告訴我們。」

「好的！」他面部的表情更趨決更沉毅了，當我知道這六個中國游擊隊員快要被槍斃了，我便決定了我的新計劃，第一步，先將外面的關係連絡好，第二步趕快尋我機會。」

「究竟來了，日本軍營要放了五天假，大家都談情的狂歡，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可放過的機會。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我值日，我

趁他們都出去的時候，將六支手槍，一挺輕機關槍和挑選好了的三匹馬都設法安置妥當。

「不過，這樣太使我失望，不能滿足我的要求，我不得不等待第二個機會。」

「到了二月三號又是我值日，營中所有的人——無論是官兵都喝得酩酊大醉，到外面我花姑娘或賭錢去了，營房裏感刺了我和已經連絡好的一個中國馬快。」

「是下午四點鐘的樣子，憲兵隊長騎得醉醺醺地走了回來，我想

這十多個好的一個機會，平日我留神他總想把公文箱的鑰匙放在他的褲袋裏，于是在我扶他進屋的時候，輕巧地把鑰匙偷到了手。

「真巧得很，這時候恰好維持會長由來時憲兵隊長又拖出去找花姑娘去了，屋子裏只剩了我一個。院裏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我趁這機會將公文箱輕輕打開，迅速地將裏面的二十五張軍用地圖和許多的重要文件拿了出來，在我還沒有來得及隱蔽好的時候，窗外忽然有革革的皮鞋聲。

「我怕得很，急忙將地圖文件暫時藏到床下，一個日本憲兵推開門進來，他已經醉得站不住了。」

「多田樣，快快去，北野和織田找你好幾次了，叫你趕快到皇軍俱樂部去，我不等他立住脚就趕快把他騙走了。」

「等皮靴聲遠了，我很快地把地圖文件及所攜帶的東西裝了三個麻袋，同時叫馬快通知了那六個中國游擊隊員準備逃走。」

「天漸漸地暗下來，出去玩的人陸續地都回來了，我心裏非常着急。一直到第二天——一月四

日的早晨四點鐘，那馬快便起來預備將三匹馬先拉出去。

「不幸得很，憲兵見他戴著帽子和手套，起了疑心，將他吊起來拷問他為什麼要這樣？」

「鐘打過了六點，我急得要命，再過些時不走怕要發生問題的，我便製作茶開馬快，用假話瞞過了日本憲兵，我拉着他們回到房裏，好叫馬快行車。」

馬快在我高聲大唱和沉重的收拾火爐汽鐵器碰擊聲底掩飾下，將所有的東西——六支手槍，一挺輕機關槍，三麻袋公文，及六個中國

游擊隊員護送出了營門游

「八點鐘的時候，我們到達了城門，八個日本兵非常威武地持着槍攔住我們，問我們是幹什麼的？到那兒去？」

「我當時很機警地指著我的衣服向他們說：『我是憲兵，我帶着這七個中國的偵探去偵察敵情，你們敢攔阻我！』」

「於是，在喧鬧聲中，我們很神氣地出了永濟城。」
洪亮的大笑聲暫時將這一大段話告了一個結束，林東雲同志呷了一口茶，又接着向我們說：

「我們拚命地跑，日本軍隊隨後就知道了，派了許多汽車和摩托車來追我們，都被我們逃過了。經過好幾天的危險日子才跑了過來。」

「聽說現在日本軍隊壓實三萬塊錢來尋獲那幾公文和地圖，那個日本憲兵分遣隊長不被上邊槍斃，他自已也要自殺的！」

又是一陣滿意的嘹亮的笑聲。
看看天已不早了，我便帶着興奮的心同老朋友平西告別了，這位為正義真理而參加我國抗戰的歸國英雄林東雲同志。

抗日葵

【有序】

鄭劍西

向日葵為園林切草盛夏作花隨日而轉抗其光燭自衛本根蘊

喻傾駭附會失實已卯避地鎮平與新化馬非百元材偶及此花

以為艱難戰伐之秋宜更名抗日葵寓屬人心之意詩以張之

雄風振八表，奮發觀動植。高蟬聲過雲，怒蛙氣填臆。

森森見葵英，朴野辭裝飾。本自田間來，乃稟中央色。

孤標無意香，勁節不扶直。團結共一心，化工為組織。

向德敵颯陽，出入勞作息。朝向掃桑東，暮當馳耨極。

強項相周旋，來嘗喪骨刻！號令若或施，多方歸整飾。

塞防披精誠，芭蕉供轉翼。終成圓滿功，不費栽培力。

可以補英難，可以充黍稷。霜露亦三繁，卓然出荆棘。

靈淑之所鍾，乃於小草得。桃李媚青春，松菊安玄默。

多難興那時，徒滋心負感。誓爾抗日葵，高偉無人識！

嘉名今更始，傳徽羣芳國。永為炎黃花，用表忠貞德！

後有采風者，全茲存典則！

作家書簡

老向

冰凝姊：今天在五分鐘內，趕快給寫一封信，五分鐘後，須發警報也。五月二十七日北橋被炸，弟右手受傷，右額劃破，幸無性命之憂，勿念！當時我正在家中，因若如何來大膽，我從辦公室跑回去叫她，適緊急警報來，途未及遠。炸彈轟炸並不可怕，炸彈落下時，有如急雨打銅板，又如萬把生菜人萬把熱油鍋，聲音最慘！我當時急拉器如伏水溝中，心想萬事休矣。俟炸過，又逃入洞中，有賊走關門之感！你來信責我無信無稿寄上，我無言可對。反正我沒有一天丟開筆，而文債亦未還清過。俟有一天不發警報，再為黃河致力。仇大恨深，對倭賊決不輕恕。祝撰安！

弟向辰五，三十一。

短簡之一

愛護本刊的投稿諸君：

真不知應該用什麼話語來感謝你們，每次收到你們的稿件和信時，我都希望能夠發表，最少也應該做到不使你們失望！回信指出文中應該修改的地方。但是朋友，這項工作實在太繁重了，我雖有為諸位服務的一顆熱烈的誠心，奈何一個人的精力與時間有限，怎能做到呢？不說別的，單就稿來說，已經忙個不得閒交，何況還要覆信、改稿、編稿、校對……再加上我多病的身體，整天沒有離開過醫藥，朋友，在這種情形之下，叫我怎樣一個人來担負起幾個人的工作呢？我很難過，不能一給你們去信道歉，只好在這裏祝你們健康，祝你們為祖國的抗戰而努力奮鬥！文章沒有登出的絕不要灰心，只要有再接再厲的勇氣，終有成功的一日的！

編者 七月七日

編後

編者

這一期因為敵機不斷地擾亂西京的原故，黃河出版期又延遲了幾天；我相信每個讀者都會瞭解我們的困難，而增加對敵人的仇恨的。六月三十號的大轟炸，本社周圍都落下了重量的炸彈，好幾處房子被炸壞了，人被炸死傷了，我們的院裏也落有破片，幸而沒有損失。敵人的獸心，是不管城市與鄉村，都要淫肆轟炸，以表示他的對弱技窮，我們除了更加緊工作外，還希望讀者諸君們在暑假期間多做宣傳，喚起每個有熱血的民衆參加抗戰，促成最後勝利的早日來臨。

很對不起鄭劍西先生，在四期上應該發表的「抗日獎」，因為校對的一時疏忽把他失掉了，除了向作者與讀者道歉外，特補登在這裏。還有四期要目預告中的「抗戰中的文學」和「冰橋」，都因為稿擠，只得臨時抽出，這也是要請作者和讀者原諒的。

這一期的創作指導是關於一般戲劇的理論，以後還有關於劇本作法，化裝，搬演……許多演劇上具體的指導，請愛好戲劇的朋友們特別留心。

七月到了，這是我們偉大的抗戰三週年紀念，所以在本刊六期上我們選了王右家女士的張木匠一劇發表，這是蘆溝橋事變時一個壯烈的故事，現在我不加多說什麼，反正不久就要和讀者見面了的。

新 中 國

軍事雜誌

建立軍事論壇

創導國軍軍風

樂黃 震 典 退 主 編
第 二 期 出 版 了

北歐大戰與歐戰新階段……樂 典
 德國戰時的汽油問題……路 斌
 說問談……孟 濟
 現代砲兵濶地概論……吳 良 佐
 防禦時砲兵火力之配置……黃 震
 機械化問題商榷……樂 典
 編者後河作戰之研究……不 德 麟
 補充兵訓練方法之研討……不 德 麟

本期要目

本刊徵求五千份長期定戶……
 本刊自出版以來，承各界讀者及友好愛護，銷路日廣，茲為優待讀者起見，特發起五千份長期基本定戶運動，凡在八月底前直接向本社預訂者，全年十二期祇收二元四角，半年六期祇收一元三角，郵費在內，（以郵戳為憑）過期無效，額滿截之。

八月底前預定特價優待……

黃河第七期要目預告

抗戰三週年紀念特輯

白 截……著作「藝文論年週三」七七
 波 冷……題詞「巡迴來年三」
 榮 冰……學文的蕭長成中火砲在
 家 右 王……匠木張
 陸 鍾……論法方作工員演
 向 老……子黃黃
 譯 申 怡……人洲歐戰活上中火砲在
 琦 佩 葛……（完續）東之河黃新
 明 達……下山關泰
 譯 玲 宗……（完續）屈故泰斯兩托
 林 丹 陸……體文職的港香
 野 翼 盧……（完續）曲之征北

◎社址◎

西安西大街香

米蘭德化里內

總經售

本社業務部

定 閱
 零售：每本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正

社址
西安
西米園
德化里內

行言裁總

行政的道的理
政治的道的理
三民主義及其實行程序
西安半月記

幣.15
幣.15
幣.16
幣.35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最近新書

新中國文化叢書

民族教育之理論與實際

李旭著 (排印中)

蒙古歌曲集

陶今也編 (排印中)

新歌劇插曲

韓修編 四角五分

菲希德告德意志國民書

威滯編譯 六角

知難行易學說研究(再版)

高武慶著 六角

中庸大學與革命

葛武慶著 三角五分

遊絲集

蔣鍾著 四角

中國民族之文化

繆鳳林著 三角

各國青年訓練目標之研究

瑋培德著 四角五分

革命的人生觀

謝學著 三角

從國史上所得的民族寶訓

繆鳳林著 三角

民生史觀與社會進化

繆鳳林著 二角五分

本市經售處

大公報社
拔提書店
青年書店
文化服務社
均有代售
各大書店

分銷處

甘肅省：
天水：中山書報社
蘭州：雲生書局
成德：國利書報社
鄭州：大東書局
內縣：三一出版社
常陽：生命書店
洛陽：青年書報社

河南省：
商縣：商縣分社
城山：民光書報社
城固：合衆書報社
三原：新生書報社
王曲：王曲書店

陝西省：

●總經銷處●
本社業務部
電話：三八一號
二五四五號

西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字第一五一二號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登記